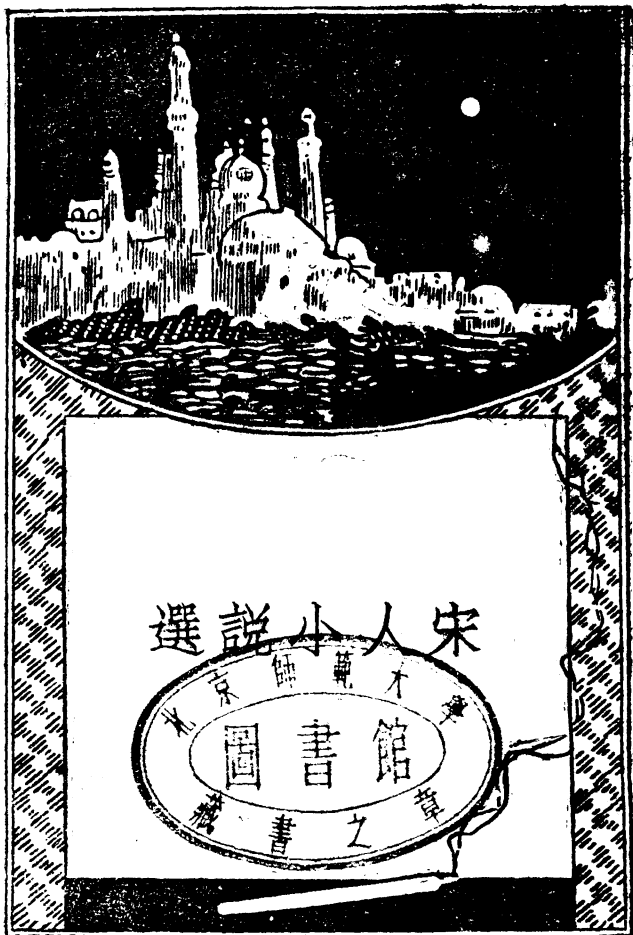


# 宋人小說選

韓湘子



上海開華書局版



北师大图 B2348870

# 宋人小說選

## 目次

海山記上【無名氏】	一
海山記下【無名氏】	七
迷樓記【無名氏】	一三
開河記【無名氏】	一八
張謹【徐鉉】	二七
青州客【徐鉉】	二九
韓湘子【劉斧】	三〇
韓魏公【劉斧】	三三
王榭【劉斧】	三四

梁太祖優待文士【張齊賢】	三八
白萬州遇刺客【張齊賢】	四一
潘辰【吳淑】	四四
綠珠傳【樂史】	四五
楊太真外傳卷上【樂史】	四九
楊太真外傳卷下【樂史】	五七
梅妃傳【無名氏】	六六
流紅記【張實】	七〇
趙飛燕別傳【秦醇】	七四
譚意歌傳【秦醇】	七八
王幼玉記【柳師尹】	八五
雜識【曾鞏】	九〇
桑樸傳【歐陽修】	九三

盜智【費袞】	九六
劉先生【郭象】	九八
王魁【張邦幾】	九九
李師師外傳【無名氏】	一〇〇
崔素娥【王銍】	一〇六
豬精【洪邁】	一〇七
俠婦人【洪邁】	一〇八
余媚娘【溫豫】	一一〇
浮梁張令【李政】	一一一
王泰【無名氏】	一一四
狄氏【廉布】	一一六
陸務觀【周密】	一一九
我來也【沈淑】	一二〇

碾玉觀音【無名氏】.....	一二二
菩薩蠻【無名氏】.....	一三七
錯斬崔甯【無名氏】.....	一四七
鴛玉梅團圓【無名氏】.....	一六六

# 隋煬帝海山記上

無名氏

海山記上下原載青瑣高議後集卷五，唐代叢書也採錄的。上記煬帝宮中花木，下詔煬帝登極後事跡。後人所作隋唐演義、隋煬帝史等長篇小說，都是依據遺篇及開河記、迷樓記二篇演衍而成的。作者失名，大約不出北宋人所作。

余家世好蓄古書器，惟煬帝事詳備，皆他書不載之文。乃編以成記，傳諸好事者，使聞其所未聞故也。

煬帝生於仁壽二年，有紅光竟天，宮中甚驚，是時牛馬皆鳴。帝母先是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其事奏於帝，帝沈吟默塞不答。帝名勇，三歲戲於文帝前。文帝抱之臨軒愛玩，親之甚久，曰：「是兒極貴，恐破吾家。」文帝自茲雖愛而不意於勇。帝十歲，好觀書，古今書傳，至於藥方天文地理伎藝術數，無不通曉。然而性偏忍，陰默疑忌，好用鉤踐，人情深淺焉。時楊素有戰功，方貴用，帝傾意結之。文帝得疾，內外莫有知者。時后亦不安，旬餘日不通兩宮安否。帝

坐便室，召素謀曰：「君國之元老，能了吾家事者君也。」乃私執素手曰：「使我得志，我亦終身報公。」素曰：「待之當自有謀。」素入問疾，文帝見素，起坐，謂素曰：「吾常親鋒刃，冒矢石，出入死生，與子同之，方享今日之貴，吾自惟不免此疾，不能臨天下。倘吾不諱，汝立吾兒勇爲帝。汝背吾言，吾去世亦殺汝。此事吾不語人，汝立吾族中人，吾之死目不合。」帝因憤懣，乃大呼左右曰：「召吾兒勇來！」力氣哽塞，回面，向內不言。素乃出語帝曰：「事未可，更待之。」有頃，左右出報素曰：「帝呼不應，喉中嚙嚙有不足。」帝拜素：「願以終身累公。」素急入，帝已崩已，乃不發。明日，素袖遺詔立帝。時百官猶未知，素執圭謂百官曰：「文帝遺詔立帝，有不從者，戮於此！」左右扶帝上殿，帝足弱，欲倒者數四，不能上。素下，去左右，以手扶接帝。帝執之，乃上。百官莫不嗟歎。素歸，謂家人輩曰：「小兒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卽不知了當得否？」素恃有功，見帝多呼爲郎君。侍宴內殿，宮人偶覆酒汗素衣，素心，叱左右引下殿，加撻焉。帝頗惡之，隱忍不發。一日，帝與素釣魚於池，與素並坐，左右張傘以遮日色。帝起如廁，回見素坐赫傘下，風骨秀異，堂堂然。帝大疑忌。帝多欲，有所不諧，爲素請而抑之，由是愈有害素意。會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素欲入朝，出見文帝執金鉞，逐之曰：「此賊吾不欲立勇，汝竟不從吾言，今必殺汝！」素驚呼入室。



召子弟二人而語之曰：「吾必死，以見文帝出語也。」不移時，素死。帝自素死，益無憚，乃闢地，周二百里，爲西苑，役民力常百萬數。苑內爲十六院，聚土石爲山，鑿池爲五湖四海。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

銅臺進梨十六種：

黃色梨 紫色梨 玉乳梨 臉色梨 甘棠梨 輕消梨 蜜味梨

隋水梨 圓梨 木唐梨 坐國梨 天下梨 水全梨 玉沙梨

沙味梨 火色梨

陳留進十色桃：

金色桃 油光桃 銀桃 烏蜜桃 餅桃 粉紅桃 胭脂桃

迎冬桃 崑崙桃 脫核錦紋桃

青州進十色棗：

三心棗 紫紋棗 圓愛棗 三寸棗 金槌棗 牙美棗 鳳眼棗

酸味棗 蜜波棗 缺

南留遺五色櫻桃：

粉櫻桃 蠟櫻桃

紫櫻桃

朱櫻桃

大小木櫻桃

蔡州進三種栗：

巨栗 紫栗

小栗

酸棗進十色李：

玉李 橫枝李

蜜甘李

牛心李

綠紋李

半斤李

紅垂李

麥熟李 紫色李

不知熟李

揚州進：

楊梅 枇杷

江南進：

銀杏 榧子

湖南進三色梅：

紅紋梅 弄黃梅

二圓成梅

閩中進五色荔枝：

綠荔枝 紫紋荔枝 赭色荔枝 丁香荔枝 淺黃荔枝

廣南進八般木：

龍眼木 梭木 檫木 橘木 胭脂木 桂木 椴木

柑木

易州進二十四相牡丹：

赭紅 赭木 鞋紅 坏紅 淺紅 飛來紅 袁家紅

起州紅 醉妃紅 起臺紅 雲紅 天外黃 一拂黃 軟條黃

冠子黃 延安黃 先春紅 顛風嬌

天下共進花卉草木鳥獸魚蟲，莫知其數，此不具載。詔起西苑十六院：

景明一 迎暉二 栖鸞三 晨光四 明霞五 翠華六 文安七

積珍八 影紋九 儀風十 仁智十一 清修十二 寶林十三 和明十四

綺陰十五 絳陽十六

皆帝自制名。院有二十八，皆擇宮中嬪麗，謹厚有容色美人實之。每一院，選帝常幸御者爲之首。每院有宦者，主出入市易。又鑿五湖，每湖方四十里。

南曰迎陽湖

東曰翠光湖

西曰金明湖

北曰潔水湖

中曰廣明湖

湖中積土石爲山，構亭殿，曲屈盤旋，廣袤數千間，皆窮極人間華麗。又鑿北海，周環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萊方丈瀛洲，上皆臺榭回廊。水深數丈，開溝通五湖四海。溝盡通行龍鳳舸。帝常泛東湖。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闕。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象簾，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

湖上柳，烟裏不勝垂。宿露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更依依。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戶，素華無韻入澄波。烟水玉相磨。湖水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賦，朝尊且聽玉人歌。不醉擬如何？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爲歌舞綬，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

般新。遊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詠卒難伸。

湖上花，天水浸靈葩。浸蓓水邊勻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欄慢，插髮若

相遮。水殿春寒徹冷豔，玉軒清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賒。

湖上女，精選正宜身。輕恨昨離金殿侶，相將今是採蓮人。清唱滿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

龍津。玉琯朱絃聞晝夜，踏青闌草事青春。玉輦是羣真。

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線暖，醅浮春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曉，仙豔奉

盃盤。湖上風烟光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緩衆紋紅。蘋末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

蓮東。泛泛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此曲。

## 隋煬帝海山記下

大業六年，後苑草木鳥獸繁茂，桃蹊李徑，翠蔭交合，金猿青鹿，動輒成羣。自大內開爲御道，通西苑，夾道植長松高柳。帝多幸苑中，無時宿御，多夾道而宿。帝往往中夜，卽幸焉。一夕，帝泛舟游北海，惟宮人數十輩。帝升海山殿，是時月初朦朧，晚風輕軟，浮浪無聲，萬籟俱息。俄水上有一小舟，祇容兩人。帝謂十六院中美人，泊至，有一人先登贊道，唱：「陳後主謁帝。」帝意恍惚，亦忘其死。帝幼年於後主甚善，乃起迎之。後主再拜，帝亦鞠躬勞謝。既坐，後主曰：「憶昔與帝同隊戲，情愛甚於同氣。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欽服。始者謂帝將致理於三王之上，今乃甚取當時樂以快平生，亦甚美事。聞陛下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來奏。」乃探懷出詩，上帝。詩曰：

隋室開茲水，

初心謀太奢。

一千里力役，

百萬民吁嗟。

水殿不復反，

龍舟興已遐。

鷓流催白浪，

觸浪噴黃沙。

兩人迎客遡，

三月柳飛花。

日脚沉雲外，

榆梢噪暝鴉。

如今投子欲，

異日便無家。

且樂人間景，

休尋漢上槎。

東喧舟巖岸，

風細錦帆斜。

莫言無後利，

千古壯京華。

帝觀書，拂然愠曰：「死生，命也。興亡，數也。爾安知吾開河爲後人之利？」帝怒叱之。後主曰：「子之壯氣，能得幾日？其終始更不若吾。」帝乃起而逐之。後主走，曰：「且去且去。後一年，吳公臺下相見。」乃投於水際。帝方悟其死。帝兀坐不自知，驚悸移時。一日，月夜，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陰橫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聞空中若有千百人，語言切切，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茂，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自於兩院觀之，亦自見玉李至繁茂。後梅李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異乎！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赤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書「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時與蕭院妃同看魚之額，朱字猶存，惟解字無半，尙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乃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大業四

年，道州貢矮民王義，眉目濃秀，應對甚敏。帝尤愛之，常從帝游，終不得入宮。帝曰：「爾非宮中物。」義乃自宮。帝由是愈加憐愛，得出入。帝臥內寢，義多臥榻下；帝游湖海，義多宿十六院。一夕，帝中夜潛入栖鸞院。時夏氣喧煩，院妃牛慶兒臥於簾下。初月照軒，頗明朗。慶兒睡中驚覺，若不救者。帝使義呼慶兒，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夢中何苦如此？」慶兒曰：「妾夢中如常時。帝握妾臂，遊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而火發，妾乃奔走。回視帝坐烈焰中。妾驚呼人救。帝久方睡覺。」帝性自強，解曰：「夢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勢，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大業十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應也。龍舟爲楊玄感所燒。後勅揚州刺史再造，制度又華麗，仍長廣於前舟。舟初來，帝幸維揚，後宮十六院皆隨行。西苑令馬守忠別帝曰：「願陛下早還都，臣整頓西苑以待乘輿之來。西苑風景喜殿如此，陛下豈不思戀，捨之而遠遊也？」又泣下。帝亦愴然，謂守忠曰：「爲吾好看西苑，無令後人笑吾不解裝景趣也。」左右亦疑訝。帝御龍舟，中道夜半，聞歌者甚悲。其歌曰：

我兄征遼東，	餓死青山下。	今我挽龍舟，	又困隋隄道。
方今天下飢，	路糧無些少。	前去三十程，	此身安可保。



寒骨愧荒沙，

幽魂泣烟草。

悲損閨內妻，

望斷吾家老。

安得義男兒，

憫此無主屍。

引其孤魂回，

負其白骨歸。

帝聞其歌，遂遣人求其歌者，至曉不得其人。帝頗徊徨，通夕不寢。揚州朝百官，天下朝貢使無一人至。有來者在路，乃兵奪其貢物。帝猶與羣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誅不朝貢者。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羣臣皆不願從。帝未遇害前數日，帝亦微識玄象，多夜起觀天。乃召太使令袁充，問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太惡，賊星逼帝坐甚急，恐禍起旦夕，願陛下遽修德滅之。」帝不樂，乃起，入便殿，挽膝俛首不語。乃顧王義曰：「汝知天下將亂乎？汝何故省言而不告我也？」義泣對曰：「臣遠方廢民，得蒙上恩，自入深宮，久膺聖澤，又常自宮，以近陛下。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冰，其來久矣。臣料大禍，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教我？」義曰：「臣不早言，言即臣死久矣。」帝乃泣下，曰：「卿爲我陳成敗之理，朕請知也。」翌日，義上書云：「臣本出南楚卑薄之地，逢聖明爲治之時，不愛此身，願從入貢。臣本侏儒，性尤蒙滯，出入金馬，積有歲華，濃被聖私，皆踰素望，侍從乘輿，周旋臺閣。臣雖至鄙，酷好窮經，頗知善惡之本源，少識興亡之所在。還往民間，頗知利害。深蒙顧問，方敢敷陳。自陛下嗣守元符，體臨大器，聖神獨斷，諫諍

真從，獨發睿謀，不容人獻。大興西苑，兩至遼東，龍舟踰於萬艘，宮闕徧於天下，兵甲常役百萬，士民窮乎山谷。征遠者百不存十，沒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虛，穀粟踴貴。乘輿竟往，行幸無時，兵士侍從，常踰萬人。遂令五方失望，天下爲墟。方今百姓之賦，存者可計。子弟死於兵役，老弱困於蓬蒿，兵屍如嶽，餓殍盈郊，狗彘厭人之肉，烏鳶食人之餘。聞臭千里，骨積高山，膏血野草，狐鼠盡肥，陰風無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斷平野，千里無烟。殘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遺幼子，妻號故夫。孤苦何多，飢荒尤甚，亂權方始，生死孰知。人主愛人，一何如此？陛下情性毅然，孰敢上諫，或有鯁言，又令賜死，臣下相顧，鈐結自全。龍逢復生，安敢議奏？上位近臣，阿諛順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諫。皆出此途，乃逢富貴。陛下過惡，從何得聞？方今又敗遼師，再幸東土，社稷危於春雪，干戈遍於四方，生民方入塗炭，官吏猶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爲計？陛下欲幸永嘉，坐延歲月，神武威嚴，一何消燦？陛下欲興師，則兵吏不順，欲行幸，則侍衛莫從。帝當此時，如何自處？陛下雖欲發憤脩德，特加愛民，聖慈雖切，救時天下不可復得。大勢已去，時不再來。巨廈將顛，一木不能支，洪河已決，掬壤不能救。臣本遠人，不知忌諱，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後必死，兵取獻此書，延頸待盡。帝省義，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乎？」義曰：「陛下尙猶蔽飾已過，陛下平日，常言吾

當跨三皇，超五帝，下視商周，使萬世不可及。今日其勢如何？能自復回都畿乎？」帝乃泣下再三加歎。義曰：「臣昔不言，誠愛生也。今既具奏，願以死謝也。天下方亂，陛下自愛。」少選，報云：「義已自刎矣。」帝不勝悲傷，特命厚葬焉。不數日，帝遇害。時中夜，聞外切切有聲，帝急起，衣冠御內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馬戡攜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終年重祿養汝，吾無負汝，汝何負我！」帝常所幸朱貴兒在帝旁，謂戡曰：「三日前，帝慮侍衛薄衣小寒，有詔：宮人悉絮袍褲。帝自臨視之，數千袍兩日畢工。前日賜公，第豈不知也？爾等何敢逼脅乘輿？」乃大罵戡。戡曰：「臣實負陛下。但目今二京已爲賊據，陛下歸亦無路，臣死亦無門，臣已萌逆節，雖欲復已，不可得也。願得陛下首以謝天下。」乃攜劍上殿。帝復叱曰：「汝豈不知諸侯之血入地尙大旱，况人主乎？」戡進帛。帝入內閣自絕。貴兒猶大罵不息，爲亂兵所殺耳。

## 迷樓記

本篇見原本說部三十二卷。作者缺名。

揚帝晚年，尤沈迷女色。他日，願謂近侍曰：「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極常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無外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苦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浙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召而問之。昇曰：「臣先乞奏圖。」後數日，進圖。帝披覽，大悅。即日詔有司，供其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棟下，玉獸蹲乎戶旁，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云極，自古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誤入者，雖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內庫帛千疋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子手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語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德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用挽之，可以升樓閣如行平地。車中御女則自動搖，帝尤喜悅。帝語稠曰：「此車何名也？」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帝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而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

稠再拜而去。帝令畫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於閣中。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鑄烏銅屏八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詣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子其中，纖毫皆入於牖中。帝大喜曰：「繪畫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畫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沈荒於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藉之，方能合目。纔似夢，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憶，何也？」它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野廢民，作事皆不勝人。生於恩薄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宮掃除之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嘗一自宮以待陛下。自茲出入臥內，周旋宮室，方今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殿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陛下當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聲色無數，盈滿後宮，陛下日夕游宴于其中。非元日大辰，陛下何嘗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設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日宴坐朝，會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憊也。臣聞古者有野叟獨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叟曰：『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叟曰：『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全完。吾今不殘疾，此二樂也。人生

難得老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其人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章龍姿鳳，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叢爾微軀，難圖報效，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語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宮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安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將安用也。」乃復入迷樓。宮女無數，後宮不得進御者亦極衆。後宮女侯六「美色，一日自經於棟下。臂懸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三首云：「庭絕玉輦跡，芳草漸成科。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柳，翻承雨露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嚶。庭梅對我

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香清寒豔好，誰識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粧成云：「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遺意云：「祕洞扃仙卉，雕窗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人骨清，獨臥愁空房。蠅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疏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

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

帝見其詩，反覆傷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李。」乃急召中使許廷輔曰：「朕向遣汝入後宮擇女入迷樓，何故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擇女百人入迷樓。大業八年，方士□千進大丹，帝服之，薄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數百杯，而渴不止。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真元太虛，多引飲，即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諸院美人各市冰以爲盤，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踴貴，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靜夜抗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去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歌之耶？」宮女曰：「臣有弟，民間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人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它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豔變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它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大驚曰：「此皆民膏血所爲也！」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

騷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興亡，非偶然也。

## 開河記

本篇見原本說部四十四卷。作者缺名。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煬帝已昏淫，不以爲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在側，謂帝曰：「知他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掛意。」帝曰：「朕不愛此畫，只爲思舊游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村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爲陳王時，守鎮廣陵，且夕游賞。當此之時，以雲煙爲美景，視榮貴若深窻。豈期久有臨軒，萬機在務，使不得豁於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欲在廣陵，何如一幸？」帝聞，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議，欲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達海入淮，方至廣陵。羣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萬里，又孟津水緊，滄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有不測。時有諫議大夫蕭懷靜（乃蕭后弟）奏曰：「臣聞秦始皇時，金陵有王氣，始皇



使人鑿斷砥柱，王氣遂絕。今睢陽有王氣，又陛下意在東南，欲泛孟津，又慮危險。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將王離伏水灌大梁之處。欲乞陛下廣集兵夫，於大梁起首開掘，西自河陰，引孟津水入，東至淮口，放孟津水出。此間地不過千里，況於睢陽境內過，一則路達廣陵，二則鑿穿王氣。」帝聞奏大喜，羣臣皆默。帝乃出敕，朝堂如有諫朕不開河者，斬之。詔以征北大總督麻叔謀爲開河都護，以蕩寇將軍李淵爲副使。淵稱疾不赴，即以左屯衛將軍令狐辛達代李淵爲開渠副都督。自大梁起首，於樂臺之北建修渠新所署，命之爲卞渠（古祇有此卞字，開封城乃卞邑）因名其府署爲卞渠上源傳舍也。（傳舍，驛名。因卞渠此處起首，故號卞渠上源也。）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已上者至，如有隱匿者斬三族。帝以河水經於卞，乃賜卞字加水。丁夫計三百六十萬人，乃更五家出一人，或老，或少，或婦人等供饋飲食。又令少年驍卒五萬人，各執杖爲督工夫，如節級隊長之類，共五百四十三萬餘人。叔謀乃令三分中取一分人，自上源而西至河陰，通連古河道（乃王離浸城處）迤邐趨愁思臺而至北去。又令二分丁夫，自上原驛而東去。其年乃隋大業五年，八月上旬建功。舂餼旣集，東西橫布數千里。纔開斷未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蕭淨。漆燈晶煌，照耀如晝。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促

工吏聞於叔謀。命啓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玉而肥。其髮自頭而出，覆其面，過腹胸下，裹其足，倒生而上，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篆。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備棺槨，葬于城西隅之地（今大佛寺是也）。次開掘陳留，帝遣使持御署玉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于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有大風，出於殿內窳牖間，吹樂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掘東去，往來負擔拖鋏者，風馳電激。遠近之人，蹂踐如蜂屯蟻聚。數日，達雍邱。時有一夫，乃中牟人，偶患僂僂之疾，不能前進，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躬俟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莫述。一貴人戴侯冠，衣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吾言你十二郎，還白璧一雙，爾當賓于天（楊帝有天下十二年）」言畢，取璧以授。夫跪受訖，欲再拜，貴人躍馬西去。屆雍邱，以獻於麻都。謹，熟視，乃帝獻留侯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虛夫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于雍邱起工。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爲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不以爲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窠嵌空，羣夫下窺，有燈火熒熒，無人敢入者。乃指

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探之。叔謀喜曰：「真荆蠹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約數十丈，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石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童子曰：「皇甫君坐來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朱衣，頂雲冠，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邪立于堂之西塔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糜來（阿糜，煬帝小字）。武夫數人，形貌醜異魁奇，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脫毛皮，爲國中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而已。堂上人益怒，令武士以大棒搥其腦。一擊，掉然有聲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捧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階俯伏聽命。童子乃宣曰：「阿糜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死。」童子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堂上人謂去邪曰：「與吾語麻叔謀。」謝你不伐吾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衣吏引去邪於他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所至之處。去邪一一具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煬帝不永

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卽脫身子虎口也。」去邪東行，回視茅屋，已失所在。時麻都護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言其事。元來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痛，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爲人搥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痒，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集元方往治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已痊。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樹擊而食之，謂曰含酥樹。鄉村獻羊羔者，日數千人，皆厚酬其直。寧陵下馬村民陶郎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兇很。以祖父塋域傍河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郎兒，郎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郎兒，又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郎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達爲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答背四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辛達知之，潛令人收孩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

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家做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母子於櫃中，鎖之，全家秉燭圍守。至天明，開櫃見子，卽長幼皆賀。旣達睢陽界，有濠寨使陳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卽取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辛達救之。時睢陽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醴金三千兩，將獻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墓，故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柩帳幕之類，遇風皆化爲灰燼。得一石銘，曰：「睢陽土地高，汴水可爲濠。若也不迴避，贈奉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綃，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倘將軍借其方便，迴護此城，卽一城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人之意。况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候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萬世之基。豈可偶爲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有使者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紫衣，戴進賢冠，拜覲于王前。王乃敍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帝有命，臣等無心。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命。」大呼左右，令置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銅汁灌之口，爛其腸胃，此爲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其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

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夢覺，但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窟而獻金三千兩。叔謀思夢中事，乃收之。立召陳伯恭，令自睢陽西穿渠，南北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辛達知之，累上表，亦爲段達抑而不獻。至彭城，路經大林中，有偃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鐵也。四面掘去其土，唯見鐵。墓旁安石門，扇鎖甚嚴。用柳陽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墓中，行百餘步，二童子當前云：「偃王顯候久矣。」乃隨而入。見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衣，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人瑩城，當于河道。今奉與將軍玉寶，遣君當有天下。倘然護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又視之，印文乃「百代帝王受命玉印」也。叔謀大喜。王又曰：「再三保惜，乃刀刀之兆也。」（刀刀者，隱語，亦二金刀之意也。）叔謀出，令兵夫日護其墓。時煬帝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言。帝督功甚急。叔謀乃自徐州朝夕無暇，所役之夫已少一百五十餘萬，下寨之處，死屍滿野。帝在觀文殿讀書，因覽史記，見秦始皇築長城之事，謂宰相宇文述曰：「始皇時至此

已及千年，料長城已應摧毀。」宇文述順帝意，奏曰：「陛下偶然續秦皇之事，建萬世之業，莫若修其城，堅其壁。」帝大喜，乃詔以舒國公賀若弼爲修城都護，以諫議大夫高穎爲副使，以江淮吳楚襄鄧陳蔡并開拓諸州丁夫一百二十萬修長城。詔下，弼諫曰：「臣聞始皇築長城於絕塞，連延一萬里，男死女曠，婦寡子孤，其城未就，父子俱死。陛下欲聽狂夫之言，學亡秦之事，但恐社稷崩離，有同秦世。」帝大怒，未發其言。宇文述在側，乃掇曰：「爾武夫狂卒，有何知，而亂其大謀？」弼怒，以象簡擊宇文述。帝怒，令囚若弼於家，是夜飲酖死。高穎亦不行。宇文述乃舉司農卿宇文弼爲修城都護，以民部侍郎宇文愷爲副使。時叔謀開汴渠盈灌口，點檢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人。其部役兵士舊五萬人，折二萬三千人。工旣畢，上言於帝。遣決汴口，注水入汴渠。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使命至，急如星火。民間有配蓋造船一隻者，家產破用皆盡，猶有不足，枷項笞背，然後鬻貨男女，以供官用。龍舟旣成，泛江沿淮而下。至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吳越間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脚女。至於龍舟御織，卽每船用綵纜十條，每條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夏，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于汴渠兩隄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隄；二乃牽船之人，護其陰。

涼；三則率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萬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楊柳姓楊。曰楊柳也。時舳舻相繼，連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十里。既過雍邱，漸達寧陵界。水勢漸緊，龍舟阻礙，牽駕之人，費力轉甚。時有虎賁郎將鮮于俱羅爲護纜使，上言水淺河窄，行舟甚難。上以問虞世基曰：「請爲鐵脚木鵝，長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鵝住，卽是淺。」帝依其言，乃令右翊將軍劉岑驗其水淺之處。自雍邱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處。帝大怒，令根究本處人吏姓名。應是木鵝住處，兩岸地分之人皆縛之，倒埋於岸下，曰：「令教生爲開河夫，死作抱沙鬼。」又埋却五萬餘人。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迴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十里。帝益怒，乃令擒出叔謀，囚于後獄。急使宣令狐辛達詢問其由。辛達奏：自寧陵便爲不法，初食羊樹，後啗嬰兒，養賊陶郎兒，盜人之子，受金三千兩，於睢陽擅易河道。乃取小兒骨進呈。帝曰：「何不達奏？」辛達曰：「表章數上，爲段達扼而不進。」帝令人搜叔謀囊橐間，得睢陽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及受命寶玉印。上驚異，謂宇文述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



而得乎？」文述曰：「必是遣賊竊取之矣。」帝瞠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明日盜吾首矣。」辛達在側，奏曰：「叔謀常遣陶郎兒盜人之子，恐國寶郎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內使李百藥，太僕卿楊義臣，推鞠叔謀，置臺署於睢陽，并收陶郎兒全家，令郎兒具招入內盜寶事。郎兒不勝其苦，乃具事招款。又賈段達所收令狐辛達奉章，即不奏之罪。案成進上，帝問丞相宇文述曰：「叔謀有大罪四條：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移開河道。請用峻法誅之。其子孫取聖旨。」帝曰：「叔謀有大罪，爲開河有功，免其子孫。」只令腰斬叔謀于河側。時來護兒受敕未至間，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意，往年所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難存矣。」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斬爲三段。郎兒兄弟五人，並家奴黃金窟並鞭死。中門使段達免死，降官爲洛陽監門令。

張謹

徐鉉

本篇原載稽神錄，共六卷，記怪異之談。作者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宋初爲太子率更令。

池和弟鏞，都有名江左，號曰「二徐」。著作有驗書集及稽神錄，曾預修太平廣記。

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色，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老父亦不見。爾日宿近村中，聞其家有女子啼呼，狀若狂者。以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晨，輒靚妝盛服，云「召胡郎來。」非不療理，無如之何也。」謹卽爲書符施簷戶間。是日晚間，簷間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宜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爲奴矣。」遂寂然。謹復書數符，病卽都差。主人遺絹數十疋以謝之。謹嘗獨行，既有重齋，須得儻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請謹，自稱曰德兒，歸寶，「嘗事崔氏。崔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侍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愿黠利，尤可憑信。謹東行，凡書囊符法，行李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歸寶忽大罵曰：「以我爲奴，如役汝父。」因絕去。謹駭怒逐之。其行如風，條兒不見。旣而德兒亦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旣不敢東度，復還主人，具以告之。主人怒曰：「寧有是事。是無厭。」

復將撓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爲耕夫邀於同伴，晝耕夜息，疲苦備至。因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兒歸寶也。汝之爲奴苦否？」又曰：「此符法，我之書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豈無情於汝乎？」因擲行李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書符也。」卽大笑而去。謹得行李，復詣主人，方異之，更遺絹數疋，乃得去。自爾遂絕書符矣。

## 青州客

徐鉉

本篇原載稽神錄。作者事略同前。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曰：「自頃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非此邪？」頃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見。已至城，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羣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類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坐而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亟召巫者視之。巫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爲祟。以飲食車

馬謝遣之可矣。」卽具酒食，設座於別室。巫及羣臣皆來禱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夫馭馬室，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已復遇便風，得歸。時賀德儉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具爲師厚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其事，爲余言。

## 韓湘子

劉斧

本篇原載青瑣高議前集卷九。作者劉斧，北宋時秀才，著有青瑣高議二十七卷，分前集、後集、別集部。

韓湘字清夫，唐韓文公之姪也。幼養於文公門下。文公諸子皆力學，惟湘落拓不羈，見書則擲，對酒則醉，醉則高歌。公呼而教之曰：「汝豈不知吾生孤苦，無田園可歸。自從發志，磨激得官，出入金闕玉殿，家粗豐足。今且觀書，是吾不忘初也。汝堂堂七尺之軀，未嘗讀一行書，久遠何以立身！不思之甚也！」湘笑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公曰：「是有異聞乎？可陳之也。」湘曰：「亦微解作詩。」公曰：「汝作言志詩來。」湘執筆略不構思而就，曰：

青山雲水窟，

此地是吾家。

深夜流瓊液，

凌晨散絳霞。

琴彈碧玉調，

爐養白硃砂。

寶鼎存金虎，

丹田養白瓊。

一壺藏世界，

三尺斬妖邪。

解造逡巡酒，

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

同共看仙葩。

公見詩誥之曰：『汝虛言也，安爲用哉！』湘曰：『此皆塵外事，非虛言也。公必欲驗，指詩中一句，試爲成之。』公曰：『子安能奪造化開花乎？』湘曰：『此事甚易。』公適開宴，湘預末坐，取士聚於盆，用籠覆之，巡酌間，湘曰：『花已開矣。』舉籠見巖花二朵，類世之牡丹，差大而豔美，葉綠翠軟，合座驚異。公細視之，花朵上有小金字，分明可辨，其詩曰：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公亦莫曉其意。飲罷，公曰：『此亦幻化之一術耳，非真也。』湘曰：『事久乃驗。』不久，湘告去，不可留。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一日途中，公方悽倦，俄有一人冒雪而來，既見，乃湘也。公喜曰：『汝何久捨吾乎？』因泣下。湘曰：『公憶向日花上之句乎？乃今日之驗也。』公思少頃，曰：『亦記憶。』因詢地名，卽藍關也。公歎曰：『今知汝異人，乃爲汝足成此詩。』詩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爲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乃與湘同宿傳舍，通夕議論。湘曰：「公排二家之學，何也？道與釋，遺教久矣。公不信則已，何銳然橫身獨排也。焉能俾之不熾乎？故有今日之禍。湘亦其人也。」公曰：「豈不知二家之教，然與吾儒背馳。儒教則待英雄才俊之士，行忠孝仁義之道。昔太宗以此籠絡天下之士，思與之同治。今上惟主張二教，虛己以信事之，恐吾道不振，天下流入於昏亂之域矣，是以力拒也。今因汝又知其不誣也。」公與湘途中唱和甚多。一日，湘忽告去，堅留之不可。公爲詩別湘曰：

未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

好待功成身退後，却抽身去臥煙蘿。

湘別公詩曰：

舉世都爲名利役，吾今獨向道中醒。

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

湘謂公曰：『在瘴毒之鄉，難爲保育，』乃出藥曰：『服一粒，可禦瘴毒。』公謂湘曰：『我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但得生入玉門關足矣。不敢復希富貴。』湘曰：『公不久即歸，全家無恙。當復用於朝矣。』公曰：『此別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其說焉。

## 韓魏公

劉斧

本驚原載育瑣高議後集卷二。作者事略同前。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送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冢而得。表裏無纖瑕，世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勸爲一吏誤觸倒，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有時數存焉。』顧聲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客皆歎服公之寬厚。公帥定武時，嘗夜作書，令一兵持燭於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少頃，開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吏笞之，極呼

視之曰：『勿較，渠已解持燭矣。』軍中咸服其度量。

## 王榭傳

劉斧

本篇原載實蹟高議別集卷四。作者事略同前。

唐王榭，金陵人，家巨富，祖以航海爲業。一日，榭具大船，欲之大食國。行踰月，海風大作，驚濤際天，陰雲如墨，巨浪走山，鯨鼈出沒，魚龍隱現，吹波鼓浪，莫知其數。然風勢益壯，巨浪一來，身若上於九天，大浪既回，舟若墜於海底。舉舟之人，輿而復顛，顛而又仆。不久，舟破，獨榭一板之附，又爲風濤飄蕩。開目則魚怪出其左，海獸浮其右，張目呀口，欲相吞噬。榭閉目待死而已。三日，抵一洲，捨板登岸，行及百步，見一翁媪，皆皂衣服，年七十餘。喜曰：『此吾主人郎也，何由至此？』榭以實對。乃引到其家。坐未久，曰：『主人遠來，必甚餒。』進食，殺皆水族。月餘，榭方平復，飲食如故。翁曰：『至吾國者必先見君。向以郎倦，未可往，今可矣。』榭諾。翁乃引行三里，過闌闌，民居亦甚煩會。又過一長橋，方見宮室臺榭，連延相接，若王公大人之居。至大殿門，闈者入報。不久，一婦人出服。



頗美麗，傳言曰：『王召君入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女人立，王衣皂袍烏冠。樹卽殿階。王曰：『君北渡人也，禮無統制，無拜也。』樹曰：『既至其國，豈有不拜乎？』王亦折躬勞謝。王喜，召樹上殿，賜坐曰：『卑遠之國，賢者何由及此？』樹以風濤破舟，不意及此，惟祈王見矜。曰：『君舍何處？』樹曰：『見居翁家。』王令急召來。翁至，曰：『此木鄉主人也。凡百無令其不如意。』王曰：『有所須，但論。』乃引去，復寓翁家。翁有一女，甚美色，或進茶餌，簾牖間偷視，私顧亦無避忌。翁一日，召樹飲，半酣，白翁曰：『某身居異地，賴翁母存活。旅况如不失家，爲德甚厚。然萬里一身，憐憫孤苦，寢不成寐，食不成甘，使人鬱鬱。但恐成疾，伏枕以累翁也。』翁曰：『方欲發言，又恐輕冒。家有小女，年十七，此主人家所生也。欲以結好，少適旅懷，如何？』樹答：『甚善。』乃擇日備禮，王亦遣酒穀采禮，助結姻好成親。樹細視女，俊目猿腰，杏臉紺鬢，體輕欲飛，妖姿多態。樹詢其國名，曰：『烏衣國也。』樹曰：『翁常目我爲主人，卽我亦不識。昔所不役使，何主人云也？』女曰：『君久卽自知也。』後常飲燕，衽席之間，女多淚眼，畏人愁眉蹙黛。樹曰：『何故？』女曰：『恐不久睽別。』樹曰：『吾雖萍寄，得子亦忘歸，子何言離意？』女曰：『事由陰數，不由人也。』王召樹宴於寶墨殿，器皿陳設，俱黑，亭下之樂亦然。杯行樂作，亦甚清婉。但不曉其曲耳。王命玄玉杯勸酒，曰：『至吾

國者，古今止兩人。漢有梅成，今有足下。願得一篇爲異日佳話。」給箋，樹爲詩曰：

基業祖來興大舶，萬里梯航慣爲客。今年歲運頓衰零，中道偶然罹此厄。

巨風迅急若追兵，千疊雲陰如黑色。魚龍吹浪泣血腥，全舟靈葬魚龍宅。

陰火連空紫焰飛，直疑浪與天相拍。鯨目光連半海紅，鸞頭波湧掀天白。

桅檣倒折海底關，聲若雷霆以分別。隨我神助不沉淪，一板漂來此岸側。

君恩雖重賜宴頻，無奈旅人自悽惻。引領鄉原常涕零，恨不此身生羽翼。

王覽詩欣然曰：「君詩甚好，無苦懷家，不久令歸。雖不能羽翼，亦令君跨烟霧。」宴回，各人

作詩。女曰：「末句何相譏也？」樹亦不曉。不久，海上風和日暖，女泣曰：「君歸有日矣！」王遣人

謂曰：「君某日當回，宜與家人敘別。」女置酒但悲泣，不能發言，雨洗嬌花，露沾弱柳，綠慘紅愁，

香消膩瘦。樹亦悲感。女作別詩曰：

從來歡會惟憂少，自古恩情到底稀。

此夕孤幃千載恨，夢魂應逐北風飛。

又曰：「我自此不復北渡矣。使君見我，非今形容，且將憎惡之，何暇憐我愛我，見君亦有嫉

妬之情，今不復北渡，願老死於故鄉。此中所有之物，卽俱不可持去，非所惜也。」令侍中取凡靈丹來，曰：「此丹可以召人之神魂。死未逾月者，皆可使之更生。其法用一明鏡，致死者胸上，以丹安於項。以東南艾枝作柱灸之，立活。此丹海神祕惜，若不以崑崙玉盒盛之，卽不可逾海。」適有玉盒，并付之以繫樹左臂。大慟而別。王曰：「吾國無以爲贈，」取箋詩曰：

昔向南溟浮大舶，  
漂流偶作吾鄉客。

從茲相見不復期，  
萬里風烟雲水隔。

樹辭拜，王命取飛雲軒來。旣至，乃一烏毡兜子耳。命樹入其中，復命取化羽池水灑之，其毡乘。又召翁嫗扶持樹回。王戒樹曰：「當閉目，少息卽至君家。不爾，卽墮大海矣。」樹合目，但聞風聲怒濤。旣久開目，已至其家，坐堂上，四顧無人，惟樑上有雙燕呢喃。樹仰視，乃知所止之國，燕子之國也。須臾，家人出相勞問，俱曰：「聞爲風濤破舟，死矣！何故遽歸？」樹曰：「獨我附板而生。」亦不告所居之國。樹惟一子，去時方三歲，不見，乃問家人曰：「死已半月矣。」樹感泣，因思靈丹之言，命開棺取尸如法灸之，果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之間。樹招之，飛集於臂，乃取細紙書

一絕繫於尾云：

誤到華胥國裏來，  
玉人終日重憐才。

雲軒飄去無消息，  
淚灑臨風幾百回。

來春燕來，徑泊榭臂尾一小柬，取視，乃詩也。有一絕云：

昔日相逢真數合，  
而今睽隔是生離。

來春縱有相思字，  
三月天南無燕飛。

榭深自恨。明年亦不來。其事流傳衆人口，因目榭所居處爲烏衣巷。劉禹錫金陵五詠，有烏

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榭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卽知王榭之事非虛矣。

## 梁太祖優待文士

張齊賢

本篇原載洛陽摺神舊聞記卷一。作者張齊賢字師亮，宛句人。宋太宗時，以大理評事通判衛州。真宗時官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梁祖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很，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見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卽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遂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廳，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饑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卽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廳，令取骰子來。旣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陛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敘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主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陛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

坐。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霑陛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答言未會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見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即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入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憂恐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夤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略曰：「客有失意還鄉，經於大梁。遇郊峒之耆老，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日之事跡誰見，今日之功名目覩。」辭多不載。遂留於賓館，厚禮

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諛徐賦有直論蕭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梁祖既有移龜鼎之志，求賓席直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於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榦甚大，可庇五六十人。誘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隊等，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侍甚？」須臾，健兒五六十人，悉擒言柳樹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於古昔。至於剛勇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 白萬州遇劍客

張齊賢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卽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住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皇城、內園、洛苑、宮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受代歸，歿於荆南。白性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遊行於鄆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廷讓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在前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卽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墨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廷讓拜，黃鬚倨受，徐曰：「誰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笑曰：「同爾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磁碗在面前，昇一案，臠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樹，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住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處士幸勿形跡。」黃鬚於床上取一短劍出匣，以手簸弄，詎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劍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十七人，皆恠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猪羊頭爾。」廷讓聞之，



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尚，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具來。白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投拜。黃鬚悉倨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劍凡鐵也。』廷誨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劍爾。』再取一云：『此可。』乃令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筋至，引劍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爾。』以手擲，若劍舞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命止於廳側，待之甚厚。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忽一日，借一駿蹄暫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驚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誨曰：『於爾另處，借銀十錠，皮篋一，好馬一匹，僕二人，暫至華陽。廻日，銀與馬却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恠財者，欲與，慮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遜謝之，曰：『十錠銀，一馬，暫借小事爾，却是選人力，恐不稱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至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昆仲，謂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買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

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素善鍛者也。白爲人平常厚貌深衷。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惑人。可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像。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敢爾思。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誠之。誠之。

## 潘辰

吳淑

本篇 永樂大典，原載江淮異人錄。江淮異人錄共三卷，後散佚。作者吳淑字正獻，潤州丹陽人，徐鉉之壻。宋初，官至職方員外郎，咸平五年卒。所著除江淮異人錄外，有文集、事類賦、及韻文字彙，並預修太平廣記等。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頃之極飲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

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即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澆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屐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屐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屐曰：『可。』願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既至，屐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可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 綠珠傳

樂 史

本篇見珊瑚神室叢書，記一婢女因感主恩而誓不顧身事。作者樂史字子正，柳州宜黃人，精通地理

學。宋爲著作佐郎。景德四年卒，時年七十有八。著作有太平實字記二百卷。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角。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采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置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避晉文帝諱，改昭爲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流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露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廡，加我闕（於連切）氏（音支）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忽視之，不分別。刻玉爲倒龍佩，鑿金爲鳳凰釵，結袖繞腰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

者居前，斂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狄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禕，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讒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鬢窄衫，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諷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

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荆州，劫奪遠使，沈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君子曰：「禮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竊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追知之將金玉賭竊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於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

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閨奴傳詩於竊娘。竊娘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閨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含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尙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願身，其志烈懷懷，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望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梟夷之立見乎！

## 楊太眞外傳卷上

樂史

本篇見唐代叢書，叙唐楊妃事，到孝明之廟爲止。作者事略同前。

楊貴妃小字玉環，弘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瑛，蜀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父河南府士曹玄璣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也。故劉禹錫詩有云：「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濟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



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鎖紫庫磨金琢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靽（方孔反）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淒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譴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日贈其父玄球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玄球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勅。四方奇貨，僮僕，駝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以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

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鈺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既夜，遂開安輿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劍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衒美豔，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澆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鈺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和誇尙，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七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

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佑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亦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搃。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

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之。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旦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玄宗在東都，夢一女，容貌豔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獻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箏，張野狐箏，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

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紗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瑟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爲。」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虜，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繪縟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

憐飛燕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帶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蕩，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噴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

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觀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當墟人也。」「亡吳人也。」「一步蓮人也。」「桃源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煙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鬢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纖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謠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淖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 楊太真外傳卷下

樂史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曩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玄風翼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鶯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辮竿上同去。警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馳使（



明馳者眼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碗。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拙，尙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祕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載，重贈玄球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玄珪，又拜工部尙書。韓國塔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塔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宮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臺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墮鳥，瑟瑟，珠翠，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闍侍歌兒，相望於道。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譁。從官嬪姬百餘騎，乘燭如晝，鮮裝袿服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歎。十宅諸王男女婚嫁，

皆資韓毓紹介；每一人約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穰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豬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虢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拚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土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眈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劍，本張易之之子也。天授中，易之之恩，幸莫比。每歸私

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待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愛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歛首而立。聖情昏默，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鏗（見素男也）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視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勅玄禮等入驛視之。玄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歸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勅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

誅，皆是敢言之有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鬼字卽鬼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難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於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於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

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闈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囚進金粟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僊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棊。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鷓鴣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揮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獬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

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朵，再幸尚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凄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謁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鬢童女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鬢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帔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以還。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忙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

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唯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我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道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卽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子死日，馬嵬媼得錦綉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枉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陪而已。

## 梅妃傳

無名氏

本篇見唐代叢書，作者失名，實係北宋人所作。唐代叢書題唐書鄴撰，乃是錯誤的。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筭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逐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特寵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



海烹飪鼎鑪，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敝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扃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幃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看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烏。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懼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覺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烏并翠鈿，命封賜妃。請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風奩香歿。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綠。苦寞寂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况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

風吹而回首。望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致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詩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  
殘粧和淚污紅綃。  
長門自是無梳洗，  
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驚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髻髻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寤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柶，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誅之，以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鄂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閱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毫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螳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言，最後迺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

今世圖畫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明皇失邦，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太中成  
年七月所書字亦端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說，略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 流紅記

張實

本篇見齊瓊高議前集卷五。作者張實，隴西人，其他生平不詳。

唐僖宗時，有儒士于祐，晚步禁衢間。於時萬物搖落，悲風素秋，頽陽西傾，羈懷增感。視御溝，浮葉續續而下。祐臨流浣手。久之，有一脫葉，差大於他葉，遠視之，若有墨跡載於其上。浮紅泛泛，遠意綿綿。祐取而視之，果有四句題於其上。其詩曰：

流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閑。

殷勤謝紅葉，

好去到人間。

祐得之，蓄於書笥，終日詠味，喜其句意新美，然莫知何人作而書於葉也。因念御溝水出禁掖，此必宮中美人所作也。祐但寶之，以爲念耳，亦時時對好事者說之。祐自此思念，精神俱耗。一日，友人見之，曰：『子何清削如此？必有故，爲吾言之。』祐曰：『吾數月來，眠食俱廢。』因以紅葉句言之。友人大笑曰：『子何愚如是也？彼書之者，無意於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雖思愛之勤，帝禁深宮，子雖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祐曰：『天雖高而聽卑，人苟有志，天必從人願耳。吾聞牛仙客遇無雙之事，卒得古生之奇計。但患無志耳，事固未可知也。』祐終不廢思慮，復題二句，書於紅葉上云：

會聞葉上題紅怨，  
葉上題詩寄阿誰？

置御溝上流水中，俾其流入宮中。人爲笑之，亦爲好事者稱道。有贈之詩者，曰：

君恩不禁東流水，  
流出宮情是此溝。

祐後累舉不捷，迹頗羈倦，乃依河中貴人韓泳門館，得錢帛稍稍自給，亦無意進取。久之，韓泳召祐謂之曰：『帝禁宮人三千餘得罪，使各適人。有韓夫人者，吾同姓，久在宮中。今出禁庭，來居吾舍。子今未娶，年又踰壯，困苦一身，無所成就，孤生獨處，吾甚憐汝。今韓夫人篋中不下千緡，本

良家女，年纔三十，姿色甚麗。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席伏地曰：『窮困書生，寄食門下，晝飽夜溫，受賜甚久。恨無一長，不能圖報，早暮愧懼，莫知所爲。安敢復望如此。』泳令人通媒妁，助祐進羔雁，盡六禮之數，交二姓之懽。祐就吉之夕，樂甚。明日，見韓氏裝褰甚厚，姿色絕豔。祐本不敢有此望，自以爲誤入仙源，神魂飛越。既而韓氏於祐書笥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以實告。韓氏復曰：『吾於水中亦得紅葉，不知何人作也。』乃開笥取之，乃祐所題之詩，相對驚歎感泣久之。曰：『事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嘗有詩，今尙藏篋中。』取以示祐。詩云：

獨步天溝岸，  
臨流得葉時。

此情誰會得，  
腸斷一聯詩。

聞者莫不歎異驚駭。一日，韓泳開宴召祐，泊韓氏。泳曰：『子二人今日可謝媒人也。』韓氏笑答曰：『吾爲祐之合，乃天也，非媒氏之力也。』泳曰：『何以言之？』韓氏索筆爲詩，曰：

一聯佳句題流水，  
十載幽思滿素懷。

今日却成鸞鳳友，  
方知紅葉是良媒。

泳曰：『吾今知天下事無偶然者也。』僖宗之幸蜀，韓泳令祐將家僮百人前導。韓以宮人得見帝，具言適祐事。帝曰：『吾亦微聞之。』召祐，笑曰：『卿乃朕門下舊客也。』祐伏地拜，謝罪。帝還西都，以從駕得官，為神策軍虞候。韓氏生五子三女。子以力學俱有官，女配名家。韓氏治家有法度，終身為命婦。宰相張澹作詩曰：

長安百萬戶，御水日東注。水上有紅葉，子獨得佳句。

子復題脫葉，流入宮中去。深宮千萬人，葉歸韓氏處。

出宮三千人，韓氏籍中數。回首謝君恩，淚洒胭脂雨。

寓居貴人家，方與子相遇。通媒六禮具，百歲為夫婦。

兒女滿眼前，青紫盈門戶。茲事自古無，可以傳千古。

議曰：流水無情也。紅葉無情也。以無情寓無情而求有情，終為有情者得之。復與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聞也。夫在天理可合，雖胡越之遠，亦可合也。天理不可，則雖比屋鄰居，不可得也。悅於得，好於求者，觀此，可以為誠也。

## 趙飛燕別傳

秦醇

本篇見青瑣高議前集卷七。作者秦醇字子復，譙川人，所作除趙飛燕別傳外，尚有譚意賦、驪山記及滄泉記等篇。

余里有李生，世業儒術。一日，家事零替。余往見之。墻角破篋中有古文數冊，其間有趙后別傳，雖編次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其文以歸，補正編次以成傳，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躡步。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它人莫可學也。生在主家時，號爲飛燕。入宮，復引援其妹，得幸，爲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亦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太后居中宮。后日夜欲求子，爲自固久遠計，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宮。后方與人亂，不知左右急報，后遽驚出迎帝。后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固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出。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拂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



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愛。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于衆人之上。特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帝曰：「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於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遽起。特昭儀曰：「吾以汝之故，固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飢寒無聊，姊使我與鄰家女爲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次我，而自毀如此。脫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爲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沒無定。或爾妾死，姊尙誰攀乎？」乃涕泣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後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視。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蘭蕩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蕩，若無所主。帝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

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后矣。」趙后知帝見昭儀浴，益加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后躡體，以水沃帝，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終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帝曰：「它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不足耶？」后曰：「妾昔在後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時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污御服，妾欲爲帝浣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顧視嗟歎。昭儀知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逼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上器主受，經三月，乃詐託有孕，上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盆實，月脉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應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婦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姪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來上，無煩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宮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爲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姪者不

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或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使問安否。而甫及  
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及宮中人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具富貴。吾欲  
爲自利長久計，託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言已及期，子能爲我謀焉？若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  
曰：「臣爲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爲后子。但事密不洩，亦無害。」后曰：「可。」盛于都城外有  
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售之。以物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  
「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子所以死也。臣今求子，載之器，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  
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門，子復如此，盛終不敢入宮。後  
宮守門吏嚴密，因向壁衣事，故帝令加嚴之甚。盛來見后，具言驚啼事。后泣曰：「爲之奈何？」時  
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曰：「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妊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  
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  
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  
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宦者李守光奏帝。帝方與昭儀共食，昭儀怒，言於帝曰：「前者帝言  
自中宮來，今朱氏生子，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呼宮吏祭規曰：

「急爲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我殺之。」規疑慮。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錄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後宮。宮人孕子者盡殺之。後帝行步遲澀，頗氣懣，不能御昭儀。有方士獻大丹，其丹養于火百日，乃成。先以甕貯水，滿，卽置丹于水中，卽沸，又易去，復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幸昭儀。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帝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將起坐，夜或仆臥。昭儀急起，秉燭自視帝，精出如泉，盜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久失御。一夕，后寢，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不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后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足。吾又問：『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鼃，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冰寒之苦。』」乃大慟。後北鄙大月王獵于海，見一巨鼃出于穴上，首猶貫玉釵，顛望波上，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王遣使問梁武帝，武帝以昭儀事答之。

## 譚意歌傳

秦醇

本篇見青瑣高談別集卷五。作者事略同前。

譚意歌小字英奴，隨親生於英州。喪親，流落長沙，今潭州也。年八歲，母又死，寄養小工張文家。文造竹器自給。一日，官妓丁婉卿過之，私念苟得之，必豐吾屋。乃召文飲，不言而去。異日復以財帛贖文，遺頗稠疊。文告婉卿曰：『文廛市賤工，深荷厚意。家貧，無以爲報。不識子欲何圖也？子必有告，幸請言之。願盡愚圖報，少答厚意。』婉卿曰：『吾久不言，誠恐激君子之怒。今君懇言，吾方敢發。竊知意哥非君之子。我愛其容色，子能以此售我，不惟今日重酬子，異日亦獲厚利。無使其居子家，徒受寒饑。子意若何？』文曰：『文揣知君意久矣，方欲先白。如是，敢不從命。』是時方十歲，知文與婉卿之意，怒詰文曰：『我非君之子，安忍棄於娼家乎？子能嫁我，雖貧窮家，所願也。』文竟以意歸婉卿。過門，意哥大號泣曰：『我孤苦一身，流落萬里，勢力微弱，年齡幼小，無人憐救，不得從良人。』聞者莫不嗟慟。婉卿日以百計誘之，以殊翠飾其首，輕煖披其體，甘鮮足其口，既久益勤，若慈母之待嬰兒。辰夕浸沒，則心自愛奪，情由利遷。意哥忘其初志，未及笄，爲擇佳配。肌清骨秀，髮紺眸長，黃手纖纖，宮腰擗擗，獨步於一時。車馬駢溢，門館如市。加之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詩筆。年少千金買笑，春風惟恐居後，郡官宴聚，控騎迎之。時運使周公權府會客，意先至。

府，醫博士及有故至府，升廳拜公，及美髯可愛，公因笑曰：「有句，子能對乎？」及曰：「願聞之。」公曰：「醫士拜時鬚拂地。」及未暇對答，意從旁曰：「願代博士對。」公曰：「可。」意曰：「郡侯宴處幕侵天。」公大喜。意疾旣愈，庭見府官，多自稱詩酒子刺。蔣田見其言，頗笑之。因令其對句，指其面曰：「冬瓜霜後頻添粉。」意乃執其公裳袂，對曰：「木棗秋來也著緋。」公且慚且喜，衆口噲然稱賞。魏諫議之鎮長沙，遊岳麓時，意隨軒。公知意能詩，呼意曰：「子可對吾句否？」公曰：「朱衣吏，引登青障。」意對曰：「紅袖人，扶下白雲。」公喜，因爲之立名文婉，字才姬。意再拜曰：「某微品也。而公爲之名字，榮踰萬金之賜。」劉相之鎮長沙，云一日登碧湘門納涼，幕官從焉。公呼意對。意曰：「某賤品也，安敢敵公之才。公有命，不敢拒。」爾時迤邐望江外湘渚間，竹屋茅舍，有漁者攜雙魚入脩巷。公相曰：「雙魚入深巷。」意對曰：「尺素寄誰家。」公喜，讚美久之。他日，又從公軒遊岳麓，歷抱黃洞望山亭吟詩，坐客畢和。意爲詩以獻曰：

眞仙去後已千載，  
此構危亭四望賒。

靈跡幾迷三島路，  
凭高空想五雲車。

清猿嘯月千巖曉，  
古木吟風一徑斜。

鶴駕何時還古里，

江城應少舊人家。

公見詩愈驚歎，坐客傳觀，莫不心服。公曰：『此詩之妖也。』公問所從來，意哥以實對。公愴然憫之，意乃告曰：『意入籍驅使迎候之列有年矣，不敢告勞。今幸遇公，倘得脫籍爲良人箕帚之役，雖死必謝。』公許其脫。異日，詣投牒，公諾其請。意乃求良匹，久而未遇。會汝州民張正字爲潭茶官，意一見謂人曰：『吾得婿矣。』人詢之意，曰：『彼風調才學，皆中吾意。』張聞之，亦有意。一日，張約意會於江亭。于時亭高風怪，江空月明。陡帳垂絲，清風射牖，疎簾透月，銀鴨噴香。玉枕相連，繡衾低覆，密語調簧，春心飛絮。如仙葩之並蒂，若雙魚之同泉，相得之歡，雖死未已。翌日，意盡挈其裝囊歸張。有情者贈之以詩曰：

才識相逢方得意，

風流相遇事尤佳。

牡丹移入仙都去，

從此湘東無好花。

後二年，張調官，復來見意。乃治行，餞之郊外。張登途，意把臂囑曰：『子本名家，我乃娼類，以賤偶貴，誠非佳婚。况室無主祭之婦，堂有垂白之親。今之分袂，決無後期。』張曰：『盟誓之言，皎如日月，苟或背此，神明非欺。』意曰：『我腹有君之息數月矣。此君之體也，君宜念之。』相與極

慟，乃捨去。意閉戶不出，雖比屋莫見意面。既久，意爲書與張云：

陰老春回，坐移歲月。羽伏鱗潛，音問兩絕。首春氣候寒熱，切宜保愛。逆旅都輦，所見甚多。但幽遠之人，搖心左右，企望回轅，度日如歲。因成小詩，裁寄所思。茲外千萬珍重。

其詩曰：

瀟湘江上探春回，

消盡寒冰落盡梅。

願得兒夫似春色，

一年一度一歸來。

踰歲，張尙未回，亦不聞張娶妻。意復有書曰：

相別入此新歲，湘東地煖，得春尤多。溪梅墮玉，檻杏吐紅，舊燕初歸，煖鶯已囀。對物如舊，感事自傷。或勉爲笑語，不覺淚冷。數月來頗不喜食，似病非病，不能自愈。孺子無恙（意子年二歲），無煩流念。向嘗面告，固匪自欺。君不能違親之言，又不能廢己之好，仰結高援，其無口焉。或俯就微下，曲爲始終，百歲之恩，沒齒何報。雖亡若存，摩頂至足，猶不足答君意。反覆其心，雖秃十兔毫，罄三江楮，亦不能口茲稠疊，上洩君聽。執筆不覺墮淚几硯中。鬱鬱之意，不能自己。千萬對時善育，無或以此爲至念也。短唱二闕，固非君子齒牙間可吟，蓋欲據情



耳。

曲名極相思令一首：

湘東最是得春先，和氣煖如綿。清明過了，殘花巷陌，猶見鞦韆。

對景感時情緒亂，這密意，

翠羽空傳。風前月下，花時永晝，灑淚何言。

又作長相思令一首：

舊燕初歸，梨花滿院，迤邐天氣融和。新晴巷陌，是處輕車驕馬，楔飲笙歌。舊賞人非，對佳時，一向樂少愁多。遠意沉沉，幽閨獨自顰蛾。正消黯無言，自感凭高遠意，空寄烟波。從來美

事，因甚天教兩處多磨？開懷強笑，向新來寬却衣羅。似恁地人懷憔悴，甘心總爲伊呵。

張得意書辭，情悵久不快，亦私以意書示其所親，有情者莫不嗟歎。張內逼慈親之教，外爲物議之非，更暮月，親已約孫貫殿丞女爲姻。定問已行，媒妁素定，促其吉期，不日佳赴。張回腸危結，感淚自零。好天美景，對樂成悲，凭高悵望，默然自己。終不敢爲記報意。踰歲，意方知，爲書云：

妾之鄙陋，自知甚明。事由君子，安敢深扣。一入閨幃，克勤婦道，晨昏恭順，豈敢告勞。自執箕帚，三改歲口。苟有未至，固當垂誨。遽此見棄，致我失圖。求之人情，似傷薄惡，揆之天理，亦所

不容業已許君，不可貽咎。有義則企，常風服於前書，無故見離，深自傷於微弱。盟願可欺，則不復道。稚子今已三歲，方能移步。期於成人，此猶可待。妾囊中尚有數百緡，當售附郭之田畝，日與老農耕耨別種，臥漏復蠶，鑿井灌園。教其子知詩書之訓，禮義之重。願其有成，終身休庇妾之此身，如此而已。其他清風館宇，明月亭軒，賞心樂事，不致如心久矣。今有此言，君固未信，俟在他日，乃知所懷。燕爾方初，宜君子之多喜，拔葵在地，徒向日之有心。自茲棄廢，莫敢凭高。思入白雲，魂遊天末。幽懷蘊積，不能窮極。得官何地，因風寄聲。固無他意，貴知動止。飲泣爲書，意緒無極。千萬自愛。

張得意書，日夕歎恨。後三年，張之妻孫氏謝世，湖外莫通信耗。會有客自長沙替歸，遇於南省書理間。張詢客意，哥行沒，客撫掌大罵曰：『張生乃木人石心也。使有情者見之，罪不容誅。』張曰：『何以言之？』客曰：『意自張之去，則掩戶不出，雖比屋莫見其面。聞張已別娶，意之心愈堅。方買郭外田百畝以自給。治家清肅，異議纖毫不可入。親教其子。吾謂古之季住滿女，不能遠過此。吾或見張，常唾其面而非之。』張慚忸久之，召客飲於肆，云：『吾乃張生。子實我皆是。但子不知吾家有親，勢不得已。』客曰：『吾不知子乃張君也。』久乃散。張生乃如長沙。數日，既至，則

微服遊於肆，詢意之所爲。言意之美者不容刺口。默詢其鄰，莫有見者。門戶瀟灑，庭宇清肅。張固已惻然。意見張，急閉戶不出。張曰：『吾無故涉重河，跨大嶺，行數千里之地，心固在子。子何見拒之深也，豈昔相待之薄歟？』意云：『子已有室，我方端潔以全其素志。君宜去，無浼我。』張云：『吾妻已亡矣。曩者之事，君勿復爲念，以理推之可也。吾不得子，誓死於此矣。』意云：『我向慕君，忽遽入君之門，則棄之也容易。君若不棄焉，君當通媒灼，爲行吉禮，然後敢開命。不然，無相見之期。』竟不出。張乃如其請，納彩問名，一如秦晉之禮焉。事已，乃挈意歸京師。意治閨門，深有禮法，處親族皆有恩意，內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後又生一子，以進士登科，終身爲命婦。夫婦偕老，子孫繁茂。嗚呼，賢哉！

## 王幼玉記

柳師尹

本篇見青瑣高議前集卷十。作者柳師尹，淇上人，其他生平不詳。

王生名真姬，小字幼玉，一字仙才，本京師人。隨父流落於湖外，與衡州女弟、女兄三人皆爲

名娼，而其顏色歌舞，甲於倫輩之上。羣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幼玉更出於二人之上，所與往還，皆衣冠士大夫。捨此，雖巨商富賈，不能動其意。夏公酉（夏賢良名噩，字公酉）遊衡陽，郡侯開宴，召之。公酉曰：「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妙歌舞，美顏色，孰是也？」郡侯張郎中公起，乃命幼玉出拜。公酉見之，嗟吁曰：「使汝居東西二京，未必在名妓之下。今居於此，其名不得聞於天下。」顧左右取箋，爲詩贈幼玉。其詩曰：

眞宰無私心，

萬物逞殊形。

嗟爾蘭蕙質，

遠離幽谷青。

清風暗助秀，

雨露濡其冷。

一朝居上苑，

桃李讓芳馨。

由是益有光。但幼玉暇日常幽黯愁寂，寒芳未吐。人或詢之，則曰：「此道非吾志也。」又詢其故，曰：「今之或工或商或農或賈或道或僧，皆足以自養。惟我儂塗脂抹粉，巧言令色，以取其財。我思之愧赧無限。逼於父母姊弟，莫得脫此。倘從良人，留事舅姑，主祭祀，俾人回指曰：「彼人婦也。」死有埋骨之地。」會東都人柳富字潤卿，豪俊之士。幼玉一見曰：「茲吾夫也。」富亦有意室之。富方倦遊，凡於風前月下，執手戀戀，兩不相捨。既久，其妹竊知之。一日，詬富以語曰：「子若復爲鬻時事，吾不捨子，卽訟子於官府。」富從是不復往。一日，遇幼玉於江上。幼玉泣曰：「過

非我造也。君宜以理推之。異時幸有終身之約，無爲今日之恨。」相與飲於江上，幼玉云：「吾之骨，異日當附子之先隴。」又謂富曰：「我平生所知，雖而復合者甚衆。雖言愛勤，不過取其財帛，未嘗以身許之也。我髮委地，寶之若金玉，他人無敢窺覘，於子無所惜。」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富感悅深至，去又羈思不得會爲恨，因而伏枕。幼玉日夜懷思，遣人待病。旣愈，富爲長歌贈之云：

紫府樓閣高相倚，金碧戶牖紅暉起。其間燕息皆仙子，絕世妖姿妙難比。偶然思念起塵心，幾年謫向衡陽市。陽嬌飛下九天來，長在娼家偶然耳。天姿才色擬絕倫，壓倒花衢衆羅綺。紺髮濃堆巫峽雲，翠眸橫剪秋江水。素手纖長細細圓，春筍脫向青雲裏。紋履鮮花窄窄弓，鳳頭翹起紅裙底。有時笑倚小欄杆，桃花無言亂紅委。王孫逆目似勞魂，東隣一見還羞死。自此城中豪富兒，呼僮控馬相追隨。千金買得歌一曲，暮雨朝雲鎖相續。皇都年少是柳君，體段風流萬事足。幼玉一見苦留心，殷勤厚遣行人祝。青羽飛來洞戶前，惟郎苦恨多拘束。偷身不使父母知，江亭暗共才郎宿。猶恐恩情未甚堅，解開鬢髻對郎前。一縷雲隨金剪斷，兩心濃更密如綿。自古美事多磨隔，無時兩意空懸懸。清宵長歎明月下，花時洒淚東風前。

怨入朱絃危更斷，淚如珠顆自相連。危樓獨倚無人會，新書寫恨託誰傳。奈何幼玉家有母，知此端倪蓄嗔怒。千金買醉囑傭人，密約幽歡鎮相誤。將刀欲加連理枝，引弓欲彈鷓鴣羽。仙山只在海中心，風逆波緊無船渡。桃源去路隔烟霞，咫尺塵埃無覓處。郎心玉意共殷勤，同指松筠情愈固。願郎誓死莫改移，人事有時自相遇。他日得郎歸來時，攜手同上烟霞路。富因久遊，親促其歸。幼玉潛往別，共飲野店中。玉曰：「子有清才，我有麗質。才色相得，誓不相捨，自然之理。我之心，子之意，質諸神明，結之松筠久矣。子必異日有瀟湘之遊，我亦待君之來。」於是二人共盟焚香，致其灰於酒中，共飲之。是夕同宿江上。翌日，富作詞別幼玉，名醉高樓詞曰：

人間最苦，最苦是分離。伊愛我，我憐伊。青草岸頭人獨立，畫船東去櫓聲遲。楚天低，回望處，兩依依。後會也知俱有願，未知何日是佳期。心下事，亂如絲。好天良夜還虛過，辜負我，兩心知。願伊家，衷腸在，一雙飛。

富唱其曲以沾酒，音調辭意悲惋，不能終曲。乃飲酒，相與大慼。富乃登舟。富至葦下，以親年老，家又多故，不得如約，但對鏡洒涕。會有客自衡陽來，出幼玉書，但言幼玉近多病臥。富遽開其

書疾讀，尾有二句云：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富大傷感，遺書以見其意云：

憶昔瀟湘之逢，令人愴然。嘗欲擊舟，泛江一往。復其前盟，絀其舊契。以副子念切之心，適我生平之樂。奈因親老族重，心爲事奪，傾風結想，徒自瀟然。風月佳時，文酒勝處，他人怡怡，我獨惚惚，如有所失。憑酒自釋，酒醒，情思愈悵，幾無生理。古之兩有情者，或一如意，一不如意，則求合也易。今子與吾，兩不如意，則求偶也難。君更待焉，事不易知，當如所願。不然，天理人事，果不諧，則天外神姬，海中仙客，猶能相遇，吾二人獨不得遂，豈非命也。子宜勉強飲食，無使真元耗散，自殘其體，則子不吾見，吾何望焉。子書尾有二句，吾爲子終其篇云：

臨流對月暗悲酸，

瘦立東風自怯寒。

湘水佳人方告疾，

帝都才子亦非安。

春蠶到死絲方盡，

蠟燭成灰淚始乾。

萬里雲山無路去，

虛勞魂夢過湘灘。

一日，殘陽沉西，疎簾不捲。富獨立庭幃，見有半面出於屏間。富視之，乃幼玉也。玉曰：『吾以思君得疾，今已化去。欲得一見，故有是行。我以平生無惡，不陷幽獄。後日當生兗州西門張遂家，復爲女子。彼家賣餅，君子不忘昔日之舊，可過見我焉。我雖不省前世事，然君之情當如是。我有遺物在侍兒處，君求之以爲驗。千萬珍重。』忽不見。富驚愕，但終歎惋。異日有過客自衡陽來，言幼玉已死，聞未死前囑侍兒曰：『我不得見郎，死爲恨。郎平日愛我手髮眉眼，他皆不可寄附，吾今剪髮一縷，手指甲數箇，郎來訪我，子與之。』後數日，幼玉果死。

議曰：今之娼，去就狗利，其他不能動其心。求瀟女霍生事，未嘗聞也。今幼玉愛柳郎，一何厚耶？有情者觀之，莫不愴然。善諧音律者，廣以爲曲，俾行於世，使係於牙齒之間，則幼玉雖死不死也。吾故敘述之。

## 雜識

曾 鞏

本篇見元豐類稿。元豐類稿共五十卷，牠的作風深厚雅健。作者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



年，登進士，歷知齊、瀋、荊、澆等州，拜中書舍人，爲有名散文作家。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陷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攔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常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

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卽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吏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旣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爲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

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被糜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君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此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行：『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 桑懌傳

歐陽修

本篇見歐陽文忠公集。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慶歷初爲右正言，知制誥。嘉祐間拜參知政事。熙寧初以太子少師致仕。著有歐陽文忠公集、集古錄、歸田錄、毛詩本義，又修新唐書及新五代史。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

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邾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古險地多深山，而清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召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提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基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佑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媼

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媼，饌而以其餘遺媼。媼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輩。媼曰：『彼聞桑，懼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懼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懼盡拘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吾桑，懼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於某所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置閣職。』懼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怨，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撩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懼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懼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在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懼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慚其言。卒讓之，不聽。懼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

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擇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應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擇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 盜智

費 衰

本篇見梁溪漫志。作者袁費字補之，無錫人，所著梁溪漫志，有名於時。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矣。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棧不能止。爲盜竄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閘

闌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旦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具繫之，須翼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擊擊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於外，旣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己，不如殺之。卽拔刃斷其首，墮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

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 劉先生

郭象

本篇見陞車志。陞車志共五卷，多紀鬼怪神異。作者郭象字次象，歷陽人，曾知興國軍。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椶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像，鼻耳竅有塵土，卽以筆擦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衲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途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



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壁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有氣壯盛，足以翕附此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梢折斷，卽不應，亦此類也。

## 王魁

張邦幾

本篇見侍兒小名錄拾遺。作者張邦幾生平不詳，侍兒小名錄拾遺就是他做的。

王魁遇桂英於萊洲北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詩於魁。魁時下第。桂英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須，我爲辦之。』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爲辦西遊之用。將行，往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殞之。』魁去後唱第，爲天下第一。魁父約崔氏爲親，桂英不之知。聞魁授徐州僉判，乃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矣。』遣僕持書往。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刀自刎。魁在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

乃桂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英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卽止，不知其他。』後魁竟死。

## 李師師外傳

無名氏

本篇原見琳瑯秘室叢書。宋徽宗和李師師的故事，本來盛傳於民間，就是水滸傳中也曾敘及師師的事的。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旣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眞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景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

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勛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狎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心豔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氎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二十兩，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庫，姥迎出，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嗜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斐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儻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至後堂，陳列鹿炙雞醢，魚膾羊臠，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每進一餐，姥侍傍款語多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浴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褰帷而入，一燈熒然，而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

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愼，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恣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後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弗罪。』遂爲下幃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綺，掩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糕餠，飴諸點品。帝飲杏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斷，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

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顫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憚，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苴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鸕鷀盃，琥珀盃，琉璃盃，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飢飢寒具銀餽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谿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

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良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表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曼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圖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簪，鱗文蓐葉之蓆，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棋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各二事，璣璣一篋，毳錦數端，鸞毛繪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減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麩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繪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章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等百人，改豔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孀孀，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

復路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闖嬾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甯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魏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雁贄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沈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贄。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推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床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諠語。邦彥悉聞之，槩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殲手破新橙。」復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

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典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侍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 崔素娥

王 鏗



本篇見補侍兒小名錄。作者王鉉字性之，山陰人。紹興初，爲樞密院編修官。著作有雪深集、默記、補侍兒小名錄及匹六話。

章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妝束更衣，修絨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閒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度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欷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卽遁迹他所。

## 猪精

洪邁

本篇見夷堅志。夷堅志有四百二十卷，今只遺存五十卷，所記大抵關於怪異劍俠的事。作者洪邁字景廬，鄞陽人，紹興中爲左司員外郎，曾使金，後以端明殿學士致仕。著作除夷堅志外，尙有史記

法語、南朝史精語、經子法語、容齋隨筆等。

紹興十年春，樂平人馬元益赴大理寺監門，與婢意奴俱行。至上饒道中，同謁一神祠，巧是歲六月，婢夢與馬至所謁祠下，有親事官數輩傳呼曰：『大卿請。』指前高樓云：『大卿在彼宰猪，爲慶會，召寮屬。』明日，馬以語寺卿周三畏，意建亥之月，當有遷陟。明年冬，寺中作制院鞠岳飛。遇夜，周卿往往開行至鞠所。一夕月微明，見古木下一物，似豕而角。周疑駭卻步。此物徐行往獄旁小祠而隱。經數夕，復往，月甚明，又見前怪，首上有片紙書發字。周謂獄成當有恩渥。既而聞岳之門僧惠清言，岳微時，居相臺，爲市游微。有舒翁者，善相人，見岳必烹茶設饌。嘗密謂之曰：『君乃猪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它日當爲朝廷握十萬之師，建功立業，位在三公。然猪之爲物，未有善終，必爲人屠宰。君如得志，宜早退步也。』岳笑不以爲然，至是方驗。

## 俠婦人

洪邁

本篇見夷堅志。作者事略同前。

董國慶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柔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沼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關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敍姻連，留飲至夜。妾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衲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卻，

則舉袖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蹇，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母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覺，即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尉。躡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敘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言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

## 余媚娘

溫 豫

本篇見續補侍兒小名錄。作者溫豫，字彥幾，晉陽人。著有續補侍兒小名錄。

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美容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生，游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既歸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於媚娘。媚娘知而深怒之，密銜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間，候希聲他出，卽召舜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

## 淨梁張令

李政

本篇見兼異記。作者李政，一作李政，生平不詳，所著有兼異記一卷。

淨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置頓，海陸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幙，陳樽壘，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姬曰：『今五坊弋羅之輩，橫行關內，此某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張令曰：『勿叱！』召黃衫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者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

大金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餽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於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籍，付諸獄，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觀乎？』曰：『便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即張君也。令見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囊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貲，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謫在蓮花峯。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捨此，則無計矣。』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峯下。不爾，荆榛叢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於是齋牲牢，馳詣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峯，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峯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魂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鳴鐘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朽骨，致肌肉於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爲隋朝權臣一奏，遂謫

居此峯。爾何德於予，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齋一函而至，則金大王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旣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微字。仙官復焚香再拜而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竊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爲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尙，紓形宥過者，玄門是宗。狗爾一眚，全我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皆可致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揚己之能，掩彼之長，顛倒力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導歸途，無墮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脚力，亡於華陰，遂爲冥幽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勉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於華陰，遂爲冥幽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勉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日，請置予爲閻人，則吾飽神盤惠矣。天符已遲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驅車華陰，決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逾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贖

吾十舍之資量矣。安可受祉於上帝，而私謁於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於縣館。見黃衫舊吏，齋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債三峯之願不果決，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 王泰

無名氏

本篇見異聞總錄。作者失名。

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也。進士王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久之。曰：「鎮陽之難耳。」犬曰：「然得逢捷飛，亦郎之福也。許捷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尙不懼，况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事，然捷飛鈍於行，請元從暫爲驢，借捷飛乘之，乃可從行。」泰驚不對。乃驅其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



然無計禦之，但仗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捷飛安得事人？』犬曰：『吾已委質於人。』乃曰：『郎幸弗怖！』大頭者抵面而走。又數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捷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旣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憩。』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啓門，喜曰：『捷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州，不遇迴，次山口，偶事王郎。郎以避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於廳中。盤饌品味，果粟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伺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捷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啓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捷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捷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走侍權，安敢惜焉。』遽召寵奴。有頃，聞寵奴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泰請歌，即唱。老人請，即必辭拒。犬曰：『寵奴之不肯歌，當以無侶爲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小頃，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

其服半故，不甚鮮花，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卽唱，請寵奴卽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杯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常日請歌，寵奴未有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近禪殺卻，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卽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入所乘，而與馬偕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耕人，問之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隅有朽燭體，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視之，若四眼。蓋所召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吾嘗以儒視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釋觀之，輪迴之義，理亦昭然。奈何此狡牢落千載，猶歌於冥冥之中。則信乎視聽之表，聖賢有不言者也。

狄氏

廉布

本篇見清尊錄。作者廉布字宣仲，山陽人。登進士，官至武學博士。著有清尊錄。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列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歡集，自諸王邸第，及君侯戚里，中貴人家，帟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妝卻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耶，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若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惟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值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耶？』生亟曰：『四五千緡，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值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值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

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耶？』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殽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詛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舉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酬卮，卽自持酒酬生。生因徒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欣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願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值二萬緡賣第中，久未

得值，且訟於官。』夫諤胎入誥。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悲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閉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見。

## 陸務觀

周 密

本篇見齊東野語卷一。作者周密字公謹，濟南人。嘉祐中爲義烏令。宋亡，不仕。所著除齊東野語外，又有武林舊事、雲烟過眼錄、澄懷錄及絕妙詞等。

陸務觀初娶唐氏，閨之生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饋。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綃綃透。桃花落，閑池開，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

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踪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闕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塵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 我來也

沈 俶

本篇見踏史。作者沈俶，生平不詳。

京城闖闖之區，竊盜極多，踪跡詭祕，未易根緝。趙師翼尙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闕傳京邑。不日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卽我來也。亟送獄鞫勘。乃略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爲賊，卻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於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悔。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甕，眞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籬貯衣裳橋下洗濯，潛得甕入籬，覆以衣昇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略出，四更盡卽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我不復來，汝失囚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卻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檐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桎梏之。甫旦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於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翼撫案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

從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 碾玉觀音

無名氏

本篇見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京本通俗小說爲宋代的詞話小說，所以又名宋人詞話，原書卷數不明，現在遺存的爲第十卷至第十六卷共七種。即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拗相公、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尙有金主亮荒淫一種，係長沙葉氏所刊。牠的體裁每於本文之前，先用詩詞或他種和本文相照的簡短故事作冒頭，在本文中則各處都插入詩詞。作者姓名都不可攷。

上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莫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清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春日春風有時惡。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遊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飄颻濬蕩送春歸。此花本是無情物，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胡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胡蝶飛來忙切切。採得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胡蝶事；是黃鸞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豔正濃，春宵何事老芳叢。黃鸞啼得春歸去，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鸞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物邊啼血尚猶存。庭院日長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

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綵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鸞事，也不

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雨風不來春亦歸。腮邊紅褪青梅小，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吳蠶強食柘桑稀。直惱春歸無覓處，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車橋前面。鈞眷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只聽得轎下裱糊舖裏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總虞候道：『我從前要尋這個人，今日卻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瓊家裝裱古今書畫。』舖裏一個老兒，引着一個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轉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點來，虞候道：『啓請婆婆，過對門裱糊舖裏，請瓊大夫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來。兩個相揖了，就坐。瓊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閒問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

「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卻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爲證：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針刺繡羣芳樣。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裏肚。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璩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條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卻尋甚麼奇巧的事物獻與官家？」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門下碾玉待詔道：「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個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個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數中一個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甯，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

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甯下手，不過兩個月，碾成了這個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甯就本府增添請給，遭遇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窗看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火，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糝盆敵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驪山會上，料應褒姒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摔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驃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甯打個胸廝撞。崔甯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聲唱個喏。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甯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攬掇道：『好對夫妻！』崔甯拜謝了，不則一番。崔甯是個單身，卻也癡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卻也指望。當日有

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見崔甯，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當下崔甯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痛了，走不得。」崔甯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甯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卻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甯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個「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甯又着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甯又則應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甯道：「豈敢！」秀秀道：「你如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卻如何將我到家？我明日府裏去說。」崔甯道：「告小娘子，要和崔甯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

衢州。崔甯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個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住了幾日，崔甯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個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卻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甯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久夫妻。」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見崔甯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甯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會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個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甯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個着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幹打扮，入來舖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甯分付了家中，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甯到宅裏，相見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青白行纏扎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甯看了一看，——崔甯卻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卻見崔甯。——從後大踏步尾着崔甯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

下

竹引牽牛花滿街，疏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盞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荳梅。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得笑顏開。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威武軍劉兩府所作。從順昌入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個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歡呼囉呢。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卻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今日崔甯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卻經由潭州路，見崔甯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甯到家，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卻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我下書來潭州，今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說殺崔甯夫妻兩個，被他看破。那人是誰？卻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樸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



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卻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看郡王道：「郭立前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卻見兩個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吃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耐耐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卻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卻似：

皂雕追紫燕，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陸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陸廳，衆人聲喏，即將這兩個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掣刀在手，睜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剝地響。當時說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凱得人？」郡王

聽說道：「耐耐這兩個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把崔甯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甯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甯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逃走。崔甯不得已，與他同走。只此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甯，且與從輕斷治。」崔甯不合在逃，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當下差人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鵝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擡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甯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卻如何？」崔甯道：「卻是怎地好？」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篔，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甯道：「恁地卻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況且崔甯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再說崔甯兩口

在建康居住，既是間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舖。渾家道：『我兩口卻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吃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甯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隣舍，指道：『這一家人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隣舍：『他老夫婦那裏去了？』隣舍道：『莫說！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個奢遮去處。這個女兒不受福德，卻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吃官司；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且說崔甯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甯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瓌公，瓌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不見，卻空走了這遭。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個老人道：『卻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

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卻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碾着三字「崔甯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宜這個人來教他修整。』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甯。郡王回奏：「崔甯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甯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甯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甯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個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甯，令只在行在居住。崔甯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碾玉鋪，須不怕你們撞見。」可煞事有鬪巧，方纔開得鋪三兩日，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卻在這裏住！」擡起頭來，看櫃身裏卻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吃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問則個。」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甯回來，到家中坐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卻歸來說與郡王，破了我兩個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卻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吃他相問得无

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河下過，見崔寧開過碾玉舖，卻見櫃身裏一個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卻不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個在時，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個當直的轎番，擡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個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個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歧，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樸直，卻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個一逕來到崔甯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卻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命取你則個。」秀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兩個轎番便擡着逕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

來。』掀起簾子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開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個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個有鬼！』郡王道：『卻不耐耐，教人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小青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見有兩個轎番見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擡到這裏，卻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個有鬼，只消得叫將崔甯來問。便使人叫崔甯來到府中。崔甯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甯事，且放他去。』崔甯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崔甯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面相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尸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個也是鬼。崔甯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甯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爲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卻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仇，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甯，叫得一聲，四肢倒地。隣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部脈盡總皆沉，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甯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評論得好：

戚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軍禁不住閒磕牙。

瓊秀娘捨不得生眷屬，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

## 菩薩蠻

無名氏

本篇見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一卷。作者姓名不詳。

利名門路兩無憑，百歲風前短焰燈，

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於臨安府衆安橋命鋪，算看本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無官星，只好出家。』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

一尊金身羅漢投胎；今日功名蹭蹬之際，又聞星家此言，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還了房宿錢，雇人挑了行李，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鐵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裏粽子。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齊備。都管領鈞旨，自去關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看什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候、押番一千人等，出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逕到西山靈隱寺。先有報帖報知，長老引衆僧鳴鐘播鼓，接郡王上殿燒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分立兩旁。郡王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院子擡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要散到。郡王閒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國曾生一孟嘗；

晉朝鎮惡又高強。

五行偏我遭時蹇，

欲向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詞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回至方丈，長老設宴款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有何人能作得好詩？」長老覆恩王：「敝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



個侍者，皆能作詩。」郡王說：「與我喚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敝寺，這八個教去各莊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者：「你可作詞一首。」甲侍者裏乞題目，郡王教就將粽子爲題。甲侍者作詞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  
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還撞見唐三藏，  
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乙侍者問訊了，乞題目，也交將粽子爲題。作詩曰：

香粽年年祭屈原，  
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  
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罷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的，你且解與我知道。」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嘗君，養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午時生；晉國有個大將王鎮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午時生，却受此窮苦，以此做下四句自歎。」郡王問：「你是何處人氏？」侍者答道：「小侍者

温州府樂清縣人氏，姓陳，名義，字可常。」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人才出衆，意欲擡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在話下。光陰似箭，不覺又早一年，至五月五日，郡王又去靈隱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并衆僧接入方丈，少不得安辦齋供款待。郡王坐間，叫可常到面前道：「你做一篇詞，要你本身故事。」可常問訊了，口念一詞，名菩薩蠻。

平生只被今朝誤，今朝却把平生補。重午一年期，齋僧只待時。主人恩義重，兩載蒙恩寵。清淨得爲僧，幽閒度此生。

郡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兩個夫人說：「這個和尚是温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出家，在靈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爲門僧，法號可常，如今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樸實，一府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做粽子詞，還要菩薩蠻。可常問訊了，乞紙筆寫出一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綵絲剪就交絨索。樽俎泛菖蒲，年年五月初。主人恩義重，對景承歡寵。何日玩山家，葵蒿三四花。

郡王見了大喜，傳旨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詞。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面白唇紅，舉止輕盈，手拿象板，立於筵前，唱起遶梁之聲。衆皆喝采。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菩薩蠻，可常執筆便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新詞唱徹歌聲利。出口便清奇，揚塵簸簸飛。主人恩義重，宴出紅妝寵。便要賞新荷，時光也不多。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着可常回寺。至明年五月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不去，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郡王交同可常回府。長老說：『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可常睡在床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小僧心病發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院公聽說，帶來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恩王：『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奉上一簡，他親自封好。』郡王折開看，又是菩薩蠻詞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今年却向僧房守。好事更多磨，教人沒奈何。主人恩義重，知我心頭

痛待要賞新荷，爭知疾愈麼？

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有管家婆稟稟恩王：「近日新荷眉低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將新荷送交府中五夫人勘問。新荷供說：「我與可常姦宿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可知道這禿驢詞內皆有「賞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麼心病，是害的相思病。今日他自覺心虧，不敢到我府中。」教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拿可常和尚。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印長老處要可常。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送些錢鈔與公人，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可常推病不得，只得掙鬪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府主升堂。

瑟瑟牙鼓響，

公吏兩邊排。

閻王生死案，

東岳攝魂臺。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顧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说：「並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辯，「左右拿下好生打。」左右將可常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可常招道：「小僧果與新荷有姦，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荷勘問，一般供招。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郡王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章，不忍下手，豎在獄中。却說印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日常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

裏喚去半日，未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姦從何而來？內中必有蹊蹺。」連忙入城，去傳法寺，央住持高大惠長老同到府中，與可常討饒。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待茶。郡王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日怎麼看待他，却做下不仁之事。」二位長老跪下再三稟說：「可常之罪，僧輩不敢替他分辯。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可以饒恕一二。」郡王請二位長老回寺。「明日分付臨安府，量輕發落。」印長老開言，覆恩王：「此事日久自明。」郡王聞言，心中不喜，退入后堂，再不出來。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也走出府來。高長老說：「郡王嗔怪你說日久自明，他不肯認錯，便不出來。」印長老便說：「可常是個有德行的，日常無事，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去了半日便回，又不曾宿歇，此姦從何而來？故此小僧說「日久自明」，必有冤枉！」高長老道：「貧不與富敵，賤不與貴爭，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這也是宿世冤業，且得他量輕發落，却又理會。」說罷，各回寺去了，不在話下。次日，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府，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稟郡王：「待新荷產子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甯家。當差將新荷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甯家。追原錢一千貫，還郡王府。却說印長老接得可常，滿寺僧衆教長老休得安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衆僧說：「

此事必有蹊蹺，久後自明。」長老令人山後搭一草舍，教可常將息，棒瘡好了，着他自回鄉去。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甯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你若有私房積蓄，將來湊還府中。」新荷說：「這錢自有人替我出。」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窮和尚通好，他的度牒也被追了，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姦，他見我有孕了，恐事發，一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姦，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我。我自來供養你家，并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并還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不着，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郡王面前實訴，也出脫了可常和尚。」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都管到焦躁起來，罵道：「老賤才！老無知！好不識廉恥。自家女兒偷了和尚，官司也問結了，却說這般鬼話來圖賴人。你欠了女兒身價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告個消乏，或者可憐你的，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話來，旁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了。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新荷見說，兩淚交流，乃言：「爹娘放心。明日却與他理會。」至次日，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郡王即時叫人拿來，

却是新荷父母。郡王罵道：『你女兒做下迷天大罪，到來我府前叫屈！』張老跪覆恩王：『小的女兒沒福，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主。』郡王問：『屈了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問小賤人便自明白。』郡王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郡王喚他入來，問他詳細。新荷入到府堂跪下。郡王問：『賤人做下不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姦，妄屈了可常和尚。』郡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饒你。』新荷告道：『賤妾犯姦，却不干可常之事。』郡王道：『你先前怎地不說？』新荷告道：『妾實被幹辦錢原姦騙，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若事露，千萬不可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姦。因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郡王罵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尚？』新荷告道：『原說：「你若無事退回，我自養你一家老小。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甯家，恩王責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以此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罵，被害無辜。妾今訴告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郡王道：『先前他許供養你一家，有甚表記爲證？』新荷告恩王：『錢原許妾供養，妾以怕他翻悔，已拿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郡王見說，十分大怒，跌脚大罵：『潑賤人，屈了可常和尚！』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拿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一百日限滿，脊杖

八十，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新荷甞家，饒了一千貫原錢。隨即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却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可常取紙墨筆來，寫下一首辭世頌。

生時重午，爲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時重午。爲前生欠他債負，若不當時承認，又恐他人受苦。今日事已分明，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辭世頌，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龕子，裝了可常，擡出山頂。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稟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郡王來取，今且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却又圓寂了！我去稟恩王，必然親自來看下火。」院公急急回府，將上項事，并辭世頌呈上。郡王看了大驚。次日，郡王同兩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衆僧接到後山，郡王與兩個夫人親自拈香罷，郡王坐下。印長老帶領衆僧看經畢，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念道：



留得屈原香粽在。

龍舟競渡盡爭先。

從今剪斷緣絲索。

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惟圓寂可常和尙。重午本良辰，誰把闌湯浴？角黍漫包金，菖蒲空切玉。須知妙法華，大乘俱念足。手不折新荷，枉受攀花辱。目下事分明，唱徹陽關曲。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寂滅本來空，管甚時辰壽。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咦！

唱徹當時菩薩蠻。

撒手便歸兜率國。

衆人只見火光中，現生可常聞說。『謝郡王夫人長老并衆僧！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正是：

從來天道豈癡聾？

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勸人歸善道。

算來修德積陰功。

### 錯斬崔甯

無名氏

本篇見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五卷。作者失名。

聰明伶俐自天生，

懵懂癡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

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

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

幾見詩書誤好人！

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爲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繫有爲繫，笑有爲笑。繫笑之間，最宜謹慎。』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我朝元豐年間，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沖霄，年方一十八歲，娶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未及一月，只因春榜動，選場開，魏生別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應取。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來；休拋閃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程，不索賢卿憂慮。』別後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榜上一甲第九名，除授京職，到差甚是華豔動人。少不得修了封家書，差人接收家眷入了京。書上先敘了寒溫及得官的事，後卻寫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已討了一個小老婆。專候夫人到京，同享榮華。』家人收拾書程，一逕到家，見了夫人，稱說賀喜，因取家書呈上。夫人拆開看了，見是如此如此，這般

這般，便對家人道：『官人直恁負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並沒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戲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憂慮。』夫人道：『恁的說，我也罷了。』卻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使人，先寄封平安家信到京中去。那寄書人到了京中，尋問新科魏進士寓所，下了家書，管待酒飯，自回不題。卻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了，並無一句閒言閒語，只說道：『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師也。』魏生見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個同年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直至裏面坐下，叙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番桌上書帖，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故意朗誦起來。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這是沒理的事。因是小弟戲謔了他，他便取笑寫來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這節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別了就去。那人也是一個少年，喜談樂道，把這封家書一節，頃刻間遍傳京邸。也有一班妬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將這樁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奏上一本，說這魏生年少不檢，不宜居清要之職，降處外任。魏生懊恨無及。後來畢竟做官，蹭蹬不起，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閒放過去了。這便是一句戲言，撒漫了一個美官。今日再

說一個官人，也只爲酒後一時戲言，斷送了堂堂七尺之軀；連累三二個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爲着甚的？有詩爲證：

世路崎嶇實可哀，

傍人笑口等開開。

白雲本是無心物，

又被狂風引出來。

卻說高宗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去那城中箭橋左側，有個官人姓劉，名貴，字君薦。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薦手中，却是時乖運蹇，先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却去改業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折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兩三間房子，與同渾家王氏，少年齊眉。後因沒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賣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爲二姐。這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閑雜人在家。那劉君薦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不好，如此落寞。再過幾時，定時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那得有些些好處。只是在家納闈，無可奈何。却說一日閒坐家中，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七旬，走來對劉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劉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疊個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分

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來家。』說了就去。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叙了寒溫。當日坐問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敘述許多窮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裏歇宿。直到天明，丈人却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等算計。』（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便。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勢，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勞而無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却是看你們不過，今日寶助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賺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却不好麼？』劉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知是好。』當下吃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姐夫，且將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你作賀。意下如何？』劉官人謝了又謝，獻了錢一選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時，裏面有人應諾出來相揖，便問：『老兄下顧，有何見教？』劉官人一一說知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閒在家中，老

兄用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盃盤，吃了三盃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來。抽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攔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晦，却教劉官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漢書中彭越。

却說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很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

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吃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吃他的酒纔來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爲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牀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到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一會，却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却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隣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理。」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鯨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桌上燈猶未滅，小娘子不在身邊，只道

他還在廚下收拾家火，便喚二姐討茶吃。叫了一司，沒人答應，却待掙扎起來，酒尙未醒，不覺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個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豁，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却好到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兒拽上不關，那賊略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牀前，燈火尙明，周圍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牀上，見一人朝着裏牀睡去，脚後却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不想驚覺了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盡道理！我從丈人家借辦得幾貫錢來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計結？』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便起身與這人相持。那人見劉官人手腳活動，便拔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搶出門來，一徑趕到廚房裏，恰待聲張隣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急計生，被他掉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尙饗！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命。』番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單被包裹得停當，拽扎得爽俐，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題。次早隣舍起來，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叫道：『劉官人失曉了！』裏面沒人答應。捱將進去，只見門也不關。直到裏面，見劉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



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聲張起來。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隣家朱三老兒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說道劉官人無端賣了家，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來，便有了下落；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到來，再作區處。』衆人都道：『說得是。』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凶信。老員外與女兒大哭起來，對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貫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遲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衆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蹤跡。聲張起來，卻有左鄰朱三老兒出來，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佳了一宵，今日徑自去了。如今衆人計議，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裏追不着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執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卻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鄰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下一二里，早是腳疼

走不動，坐在路旁。卻見一個後生，頭帶萬字頭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馱了一個搭膊，裏面卻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眼，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卻也明眉皓齒，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動人。正是：

野花偏豔目，  
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卻是往那裏去的？』小娘子還了萬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裏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兩個廝趕着一路，正行不到二三里田地，只見後面兩個人，胸不點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氣喘，衣服拽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卻有話說知。』小娘子與那後生看見趕得蹣跚，都立住了脚。後邊兩個趕到跟前，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卻走往那裏去？』小娘子吃了一驚，舉眼看時，卻是兩家隣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

「昨夜也須告過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去對爹娘說知。今日趕來，卻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閒帳。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回去對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錢已馱在家中，有甚殺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煩爲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兩個趕來的隣舍，齊叫起來，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卻又古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絲麻線，要勒措我同去？」朱三老道：「他家有殺了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卻打沒對頭官司。」當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後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你去不得。你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隣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卻和你罷休不得。」四個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轉來。到得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牀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氣！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卻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鬧着，正在那裏分豁不開。只見王老員

外和女兒一步一攔走回家來，見了女壻屍身，哭了一場，便對小娘子道：『你卻如何殺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是無計奈何，將奴家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與甚色樣人家，先去與爹娘說知。故此趁夜深了，將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他腳後邊，拽上門，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裏說知。我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兒，便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割。卻不知因甚殺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馱來，作本養贍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鄰舍家借宿一夜，卻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卻有何理說，抵賴得過？』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真是有理。』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卻如何與小娘謀殺親夫，卻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卻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寧，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卻獨自一個行走。小娘

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卻不知前後因依。『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起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卻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卻連累我地方隣里打沒頭官司！』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四隣舍都是證見，一閩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即便陞堂，便叫一千人犯逐一從頭說來。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莊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後因無子，娶了陳氏爲妾，呼爲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並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贍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卻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卻與一個後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望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賊證見在，伏乞相公明斷！』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上來！你卻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劫了錢與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婦人嫁與劉貴，雖是個小老婆，卻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卻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來，吃得半酣，馱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

問他來歷，丈夫說道爲因養贍不周，將小婦人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隣舍家裏借宿一宵。今早一逕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賣我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媽家裏來交割。纔走得到半路，卻見昨夜借宿的隣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卻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卻說是典你的身價，眼見的沒巴臂的說話了。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命。你卻從實說來！』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幾家隣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隣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一面着人去趕，趕到半路，卻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苦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卻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這錢不知從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時，說道他出門時，將這錢一垛兒堆在牀上。卻去搜那後生身邊，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卻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謀殺！證據分明，卻如何賴得過！』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就喚那後生上來道：『帝輦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你卻如何謀了他小

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殺死他親夫，今日同往何處？從實招來！」那後生道：「小人性崔寧，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並不知他性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卻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卻如何與他同行同宿？你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當下衆人將那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拷打一頓。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千隣佑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憐崔寧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隣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裏。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也只外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還不夠哩！府尹疊成文案，奏過朝廷。都覆申詳，到下聖旨，說崔寧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通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當廳判一個「斬」字，一個「剮」字，押赴市曹行刑示衆。兩人渾身是口，也難分說。正是：

啞子漫嘗黃蘗味，

難將苦口對人言。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隣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卻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積了陰騭，還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勝歎哉！閒話休題。卻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設個靈位，守孝過日。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後。』父親應允自去。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父親見他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與老王背了，與隣舍家作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狂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錯了路，正是：

豬羊走入屠宰家，  
一脚腳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去，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腳，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戴乾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脚下蹬一雙烏皮皂靴。手執一把朴刀。

舞刀前來。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翳選的毛團。我須是認得你。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人大怒道：『這牛子好生無禮！』連搨一兩刀，血流在地，眼見得老王養不大了。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料道脫身不得，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殺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睜圓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假氣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卻被媒人哄誘，嫁了這個老兒，只會吃飯。今日卻得大王殺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幾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噴作喜，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尸首攬入澗中；領了劉大娘子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拋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姬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主大財，家間也豐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夠吃用了，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個好結果。卻不道是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若改行從善，做個小小經紀，也得過養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這們道路撇了，卻去城市間，賃下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遇閒暇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赴齋。忽一日在家閒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剪選的出身，卻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向不大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開來追思既往，正會枉殺了兩個人，又冤陷了兩個人，時常挂念，思欲做些功德超度他們，一向不會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殺了兩個人？』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里的時節，他來撞我，我卻殺了他。他須是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仇，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的時，我卻那得與你厮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殺這個人，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償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了，身邊並無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不想到一家門

首，見他門也不門，推進去時，裏面並無一人。摸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牀，腳後卻有一堆銅錢。便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卻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卻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腳邊。這叫做人急計生，綽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卻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後來打聽得他，卻連累了他家小老婆，與那一個後生，喚做崔寧，冤枉了他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強人，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那大娘子聽說，暗暗地叫苦：「原來我的丈夫也吃這斷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受戮。思量起來，是不合當初做弄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當下權且歡天喜地，並無他說。明日捉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那時換了一個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值陞廳，左右捉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到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爲，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卻將二姐與那崔寧朦朧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鏡，昭雪前冤！說罷又哭。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卽着人去捉那靜山

大王到來，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即時間成死罪，奏過官裏，待六十日限滿，到下聖旨來：勸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准律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職爲民。崔寧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量行優恤。王氏既係強徒威逼成親，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產一半沒入官，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并小娘子及崔寧，大哭一場。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爲證：

善惡無分總喪軀，只因戲語釀災危。  
勸君出語須誠實，口舌從來是禍基。

## 馮玉梅團圓

無名氏

本篇見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六卷，作者失名。

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  
明日又登舟，卻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是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爲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隗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卻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一個，隨着衆百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后喊聲震天，只道韃虜追來，卻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久弛，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個膽寒心駭，不戰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擄財帛子女，一般會揚威耀武。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寡不敵衆，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敵

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睢陽，肚中飢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糲之物。又怕衆人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飢。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惻隱之心，以己度人道：「這婦人想也是遭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鄭州王氏，小字進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腳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食缺，舉目無親，欲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裏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荆妻消息，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泪而謝道：「如此甚好！」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婦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喫了些飲食，借半間屋子做一塊兒安頓。徐信慇懃，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又過數日，婦人腳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直高宗天子南渡即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了個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日

月如流，不覺是建炎二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偷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個在意。徐信甚以爲怪。少頃，喫了茶，還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怒氣尙未息，答應道：「有什麼話就講罷。」那漢道：「尊兄尙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噴怒，某不敢言。」徐信果然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裏。那漢臨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荆妻。」那漢道：「娶過幾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徐信聞言，甚踟躕不安。將自己虞城失妻，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初不曉得是尊闖，如之奈何？」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別娶渾家。舊日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忙拆開，未及一言分別，倘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死亦無恨。」徐信亦覺心中悽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通情。明日在

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攜新聞同來，做個親戚，庶於隣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別，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劉俊卿是也。」是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前夫恩義，暗暗偷淚，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盟漱方畢，劉俊卿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俊卿之妻，彼此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妻，卻是徐信的渾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卻隨個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屋居住。三個月后，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爲媒，嫁與劉俊卿……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遂與劉俊卿八拜爲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爲證：

夫換妻來妻換夫，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鏡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論起夫義婦節，有關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高宗建炎四年，關西一位官長，姓馮，名忠翊，職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尙然全盛。



忠翊帶領家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從建州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爲東閩之勝地。今日合着古語兩句：

洛陽三月花如錦，  
偏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閩地不遭兵火，也就見個荒年。此乃天數。話中單說建州飢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卻爲國家正值用兵之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常言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又被官府鞭笞逼勒，禁受不過，三三兩兩逃入山間，相聚爲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草頭天子出來。此人姓范名汝爲，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風高放火，  
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  
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僞號，做領兵官將。汝爲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得伏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鳅兒。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爲斬

遍。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先將斬首示衆。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爲務，不做劫掠勾當。賊黨見他凡事畏縮，就他缺兒的外號改做范盲缺。——是笑他無用的意思。再說馮忠翊有個女兒，小名玉梅，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情性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游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追得三零四散。馮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單說玉梅脚小伶俇，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建州城來。玉梅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玉梅自敘乃是官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爲眷屬，三生有幸。』玉梅本不願相從，落在其中，出於無奈，只得允許。次日，希周稟知賊首范汝爲，汝爲亦甚喜。希周送玉梅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鏡，乃是兩鏡合扇的，清光照徹，可開可合，內鑄成「鴛鴦」二字，名爲鴛鴦寶鏡，用爲聘禮。遍請范氏宗族，花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閨閣名姝。一個儒雅豐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范汝爲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豈期名將張所、岳飛、張俊、吳玠、吳玠、吳璘等屢敗金人，國家粗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命韓、王、韓、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爲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之。原來韓、公與馮、忠、翊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兵征剿反賊，知馮、公在福州爲監稅官，必知閩中人情土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勅，遇有地方人才，聽憑填勅委用。韓、公遂用馮、忠、翊爲軍中都提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汝爲幾遍要奪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玉梅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拔，遂爲君家之婦，此身乃君之身也。大軍臨城，其勢必破。城既破，則君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之就戮也。」引牀頭利劍，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奪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官家兒女，擄劫在此，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言語相合，豈無鄉面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聞知於令尊，骨肉團圓，尙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玉梅道：「妾倘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

決無失節之理。」希周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玉梅道：「鴛鴦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語罷，相對而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說的話。到紹興二年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苑汝爲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韓公豎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臨安。玉梅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縊是：

甯爲短命全貞鬼，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馮忠翊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玉梅。那玉梅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且悲且喜。玉梅將賊兵打劫，及范希周救取成親之事，述了一遍。馮提轄默然無語。卻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馮提轄向臨安而君奏凱。天子論功升賞，自不必說。一日，馮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兩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玉梅述與丈夫交誓之言，堅意不肯。馮公又道：「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麼？」玉梅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

君子爲族人所逼，實非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失爲完節之婦。」馮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年。馮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馮公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敘話良久方去。玉梅在后堂簾中竊窺，等馮公入衙，問道：「適纔賈公牒來的何人？」馮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玉梅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馮公大笑道：「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姓賀，又是朝廷命官，並無分毫干惹。這也是你妄想了！侍妾聞知，豈不可笑！」玉梅被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爲夫妻情愛重，  
致令父女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馮公衙門。玉梅又從簾下窺視，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猷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有鴛鴦鏡各分一面，以爲

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鏡試之，必得其真情。」馮公應承了。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馮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間，馮公問其鄉貫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馮公道：「歟兒非足下別號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承信求馮公屏去左右，即忙下跪，口稱死罪。馮公用手挽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膽傾心，告訴道：「小將建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爲煽誘飢民，據城爲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救護，遂改姓名爲賀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所以有范歟兒之號。岳少保親選小將爲前鋒，每戰當先，遂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洩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敢隱諱。」馮公又問道：「令孺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官家女，納之爲妻。踰年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苟存性命，夫不再娶，婦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子相依，止留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馮公又問道：「足下與先孺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鴦寶鏡，合之爲一，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馮公道：「此鏡尙在否？」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

少離。」馮公道：「可借一觀。」承信揭開衣袂，在錦裏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繡囊，囊中藏着寶鏡。馮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儼如生成。承信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馮公感其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即吾女也。吾女現在衙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大哭。馮公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即留承信於衙門歇宿。過了數日，馮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即令女兒相隨到廣州任所同居。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領妻玉梅同過封州拜別馮公。馮公備下千金妝奩，差官護送。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剝，不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其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後人評論范鯨兒在逆黨中涅而不淄，好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日死裏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證：

十年分散天邊鳥，一旦團圓鏡裏鴛。  
莫道浮萍偶然事，總由陰德感皇天。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出版

# 宋人小說選

每冊實價四角

編者 龔學明

發行人 高 堦 書

印刷者 中和印刷公司

發行所 開華書局

總經理者 中學生書局

## 全國經售處

北平佩文齋書莊 天津佩文齋書莊 重慶平民書店  
開封豫文書莊 濟南東方書社 杭州開明書店  
西安西安派報社 青島中華書局 南昌文明書局  
太原晉新書社 南京花牌樓書局 南甯強華書局  
廣州共和書局 武昌太平洋書店 雲南世界書局  
汕頭文明商務書局 長沙民智書局 上海開明書店  
廈門新民書社 成都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柳亞子先生題序

# 蘇曼殊全集



新出普及版 每部一元

蘇曼殊大師的文學天才，那是誰都佩服的，所以他的文集出版後，便風行全國，銷數逾萬。可是坊間出版的不是殘缺不全，那便定價過高。本局爲使曼殊作品廣於流傳起見，特商請曼殊研究的專家柳亞子先生，供給新的材料，出版普及版的曼殊全集。經了長時間的努力，現在才算出版了。內分創作小說、翻譯小說、詩、譯詩、書信、雜文、隨筆、序跋、附錄等類，共六百餘頁。卷首精印新發見的曼殊遺像四幅。柳先生在序文中稱這部普及版的曼殊全集爲最近唯一的善本。

這是最近唯一的善本

這是定價最低的版本

分

曼殊小說集

四角

曼殊譯作集

三角

曼殊詩集

一角

曼殊書信集

二角

曼殊散文集

二角

冊

